

唐安德

聖母信仰旅程

福音中的瑪利亞



Copyright: Publisher Cittadella 亞西西城堡出版社

目錄

序言

沒有光環的瞬間

簡介

我們的姐妹瑪利亞

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

沒有婚禮的婚姻

來自瑪竇福音的瑪利亞

若瑟的悲劇

黑落德的朝拜

來自路加福音的瑪利亞

褻瀆的提案

惡毒的聖母贊主曲

匝加利亞的悔改

很多人的救世主

不再有宗教

絆腳石

衝突開始

肋旁的手指

來自瑪律谷福音的瑪利亞

耶穌被捕

瑪利亞之子

來自若望福音的瑪利亞

美酒與榮耀

瑪利亞的時刻

結語

最後的祝福

縮寫

“榮福童貞瑪利亞
在信仰旅途上前進，
忠實地保持了她和聖子間的契合，
直到十字架下”

（教會憲章 58）

序言

沒有光環的瞬間

成書之前，這些文字以標題的形式發表在“聖母無染原罪騎士”上，那是“聖母無染原罪軍隊”的官方月刊，1917年由聖馬克西米利科爾貝在羅馬成立的瑪利亞運動。

我相信閱讀“騎士”和“軍隊”的讀者都經歷了過敏的症狀。最初時，我也是一樣。之後，在可貝爾神父的會議上，這讓我反省了魯米教授的一些看法。他問道：我們是否要廢除前面幾代人給我們製造的擺在我們面前的宗教形式？我們是否肯定那些觀點不如我們的觀點有品質？這些問題有一定的治療作用，他們及時阻止了我的過敏。

總之，來自聖馬克西米利科爾貝的這個運動是在良善（聖母無染原罪）打擊邪惡（團結精神）的意圖上誕生的：一個更有效的策略，其特殊性超越了語言。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發起的這場勇敢和頑強的“戰爭”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波蘭和日本成為輿論的焦點，尤其是1941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殉道成為他生命的冠冕。他安靜忠誠的結束了他的一生，之後留下了一個大多為女性的狹小人際圈子，轉變為虔誠的“騎士”與科爾貝神父的計畫和意向決然而立。

這個改變不是聖母無染原罪和聖馬克西米利安奉獻者的專屬特權，但是“來自聖經的一些說教和某些歪曲的宗教習俗”在教會內更廣泛地傳播開來。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在他的序言中寫道，他們忽略了梵蒂岡第二次會議的指示‘真正的熱心既不在於一時的、空虛的感情衝動，

也不在於一種毫無根據的輕信妄念，而是來自真純的信仰，由此信仰引領我們體認天主之母的卓越尊位，效法她的德表（教會憲章，67）’ ”。

一位著名的聖徒，教會的博士，肯定不會懷疑天主之母的奉獻，德蘭裡斯，說：“在教會裡，不應該相信瑪利亞不真實事情的敘述和有關童貞瑪利亞不真實的佈道，為了結出果實，應該表現出她真實的生活，那是在福音中窺見的，而不是在生活中想像的。在納匝肋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生活，一定是為了所有人的益處”。

當我的上司們建議我負責科貝爾神父在國家層面成立的運動時，出現在我腦海裡的第一個名字就是 **Alberto Magi** 唐安德神父，他是我認識的人，但最重要的是我熟悉他的著作，他的風格直接、有效、富有創造性、挑釁性，他的方式更接近聖經，產生讓人愛上主天主話語的效果。

我必須承認，關於他的溝通能力我有一些保留意見，但是他願意為我介紹的可憐的“士兵”與“騎士”花費時間。

“你知道會遇到什麼樣的風險嗎？”這是他的第一反應。我更感興趣的是從聖經出發他對聖母瑪利亞的反思，而不是某幾個讀者的反應。

我想要“那一刻”的瑪利亞，就像唐托尼諾·貝克所表達的令人難忘的美妙歌劇，“除去光環不是不尊敬而是因為我們想要看到你美麗的頭顱。如果我們關掉了頭上的聚光燈，是因為我們能更好的衡量天主的全能，肉體背後隱藏的生命泉源。”

就這樣開始了與 **Alberto Magi** 唐安德神父“聖母無染原罪騎士”的合作，將他每月發表的這些文章組成了這本書。

我遇到過很多人因著他講論天主之母的方式直接被征服，最終認識了那位元“為了所有人的生命”的女人，她成為出色的不是因為她的特權，而是因為她對主的信仰。

我也遇到（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很少，事實上）過動機完全相反的人的反感。

現在我們生活在這些二元論的陣列中，儘管那些不同意的人，總是想要壓制和讓我們保持沉默，沒有意識到應該尊重那些找到原因進行反思、開放的人，尤其是對童貞聖母瑪利亞的愛和新的發現。

聖馬克西米利安關於無染原罪聖母瑪利亞的生命理想，收集到這幾句話裡：“走近她，相似她，將我們的心、我們全部的生命交給她，讓她生活在我們的生活和事業內”。

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你，愛情如她，希望如她，看待和評估現實如她一樣，以福音中的瑪利亞作為行為的榜樣。

感謝 **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幫助我們理解瑪利亞：如何不阻礙天主愛情的力量，成為天主在每個創造物身上實現天主計畫的有形標誌，。

p. EGIDIO MONZANI

聖母無染原罪士兵國家助理

簡介

我們的姐妹瑪利亞

“聖母瑪利亞告訴他！”。

在宗教領域最古怪的聲明中，我們經常聽到這種蠻橫的說法。當然這不是來自福音的語句，而更多的來自（太多）聖母顯靈的故事。

就是人類這樣貧瘠的想法混淆了來自天主的計畫。

搖擺不定的忠誠得到了神的保證，最終，一點一點的，混淆了她基督門徒的勇敢與許多偽顯靈含淚的母親。需要談及瑪利亞的時候，大多數人不知道我們要說的那個女性，是否是福音中的那個女性或者那些放棄了主的聖言而幻想出來的瑪利亞，“他們離棄了我這活水的泉源，卻給自己掘了蓄水池，不能蓄水的漏水池”（耶 2,13）。

試圖將福音中的瑪利亞和顯靈的瑪利亞結合起來，意思是淡化母親和基督門徒非凡和唯一的形象，是劣質信仰中的奢侈信念。

對於很多人來說，似乎任何事情上都需要耶穌母親的說話促進，但實際上“瑪利亞從來沒有說很多”，總是保持著謙遜的沉默。

即使在今天，人們已經意識到脫離聖經的講道和歪曲瑪利亞形象的某些宗教習俗的後果。即使在今

天，仍然被視為憤怒的天主和罪人的中間人。

現實中的瑪利亞是誰？

關於她，我們知道些什麼？

她的日常生活怎麼樣？

她有哪些如其他人一樣需要去面對的困難？

仔細審查了福音文本關於瑪利亞的談論和描述她出生及成長環境的歷史文獻，以及她如何獲得了非凡的信心使她成為她兒子的門徒之後，我們再嘗試來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會發現福音中的瑪利亞沒有一絲夢想家天上慈愛媽媽的痕跡，呈現出來的是一位強大的，勇敢的，為了成為基督忠實的追隨者，有能力面對巨大困難的女性。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要記住教會談論瑪利亞明智的指示，來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其中“教會更叮囑神學家與宣講聖道的人，在論及天主之母的特殊地位時，應該用心避免一切虛妄的誇大與心地的狹隘。”（教會憲章 67），為了對耶穌基督母親的真正敬禮，“真正的熱心既不在於一時的、空虛的感情衝動，也不在於一種毫無根據的輕信妄念，而是來自真純的信仰，由此信仰引領我們體認天主之母的卓越尊位，並激勵我們以兒女的孝心敬愛我們的母親，效法她的德表”（教會憲章 67）。

有關瑪利亞的沉默

在新約中尋找瑪利亞的痕跡似乎總是令人失望的。關於她，一些作者只說了很少的幾句話，而有些作者則什麼也沒有說。保祿，諸多基督徒團體的創始人，如果不是間接的（“他由女人所生” 迦 4,4）也沒有提及基督的母親。在若望、雅各伯，伯多祿和猶大的書信中，關於瑪利亞沒有絲毫指示，只有在福音中（包括宗徒大事錄）講到了她。

為什麼？

教會對於耶穌認識的不斷加深，一點一點的發現了他母親的偉大。“耶穌不是為了聖母”，而是“瑪利亞為了耶穌”，通過耶穌認識瑪利亞。

教會越是發現天主子，耶穌的偉大和唯一性，愈加發現了瑪利亞的獨特性和偉大性，作為母親和基督的門徒，展示了她作為基督徒的典範。

教會之父們對於聖經的深入研究，讓人重新發現瑪利亞，來自亞他那修的奧古斯丁說她是：信仰中的姐妹。這位姐妹以她的旅程，放棄了那些“受時間磨損，需要革新的主體”（**Marialis Cultus,24**）的形象，對於她的真正偉大是不公平的。

在令人關注的文本審查中，我們發現了瑪利亞“從來不是被動的服從於宗教的女性”而是一位開放的，接受新觀念的女性，即使這讓她感到很疲勞和痛苦。

瑪利亞不是一隻在翅膀下尋求保護的抱窩雞，而是以她的旅程一起直到走到“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看卑微貧困的人。他曾使饑餓者飽享美味，反而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 **1:52-53**）。

這是福音反思中呈現出來的瑪利亞。

這個女人的偉大不僅僅因為她是耶穌的母親，而是因為她是一位忠實的信徒，她站在十字架下如此代表了她一直支持那些被壓迫、被鄙視的窮人。

納匝肋的貞女是天主對人類樂觀的印璽，是創造者推崇人類的標誌。是天主作為人類的父親需要完成他創造的標誌。出於這個原因，耶穌的母親被福音作者們呈現出來作為天主在所有受造物身上可以不斷礙他愛情力量的有形標誌。

感謝

發自內心的感謝 **Serenella Zanardi** 和 **Annalisa Martignago**, 聖經中心研究的合作者，由於他們慷慨的合作最終完成了此書的編輯，加上 **Ricardo Perez** 和 **Paolo Zannini** 弟兄對於聖經原文翻譯和教父研究的修訂。

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

納塔乃耳的驚奇!

他叫他納塔乃耳，他就相信了。

納塔乃耳，就是他在福音中獲得了耶穌的好評（“看，這確實是一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欺詐”，若 1,47），同樣也是他認定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呢（若 1,46）。

聖經中羅列了幾十個巴勒斯坦的城市，但是關於納匝肋卻找不到一點痕跡。在福音時代，納匝肋只有很少幾百個居民，是一個很小的村莊在那裡人們就像穴居人一樣居住在岩石鑿出的房子裡，並且人和牲畜居住在一起。在納匝肋耶穌沒有享受好的聲譽。

這個城鎮不好的名聲也來自本地居民騷亂的行為。在可怕的貧困中生活的納匝肋人，就像其他所有的加里肋亞人一樣，被稱為好戰的居民，他們生活在持續不斷地戰爭動盪中。

納匝肋屬於加里肋亞地區，這要歸功於它的受蔑視和依撒意亞先知有關它的預言。住在這裡的不僅僅是猶太人而且還有被視為不潔淨的外邦人。先知將這一地區標記為“外邦人的地區”（希伯來書，依 8,23）。

在舊約中只被提名過六次，幾乎被忽略，加利利亞在以色列王國建設的重大歷史進程中也依然被排除在外。這個似乎被天主忽略的地區，正是眾所周知的：“加利利亞不會出先知的”（若 7,52）。

耶穌被定義為“加里肋亞人”（瑪 26,69），確定性地澄清他的地理來源沒有多大意義，更多的指向他是一個反叛者，一個不法分子。事實上，對於某些人來說加里肋亞人等同於一個性急暴躁的人，為什麼，就如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約瑟夫弗拉維奧所寫的，“加利利亞人從小好戰”（G.G.,I,3.2）。

在這片土地上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許多反對羅馬統治者的米蓋亞，每一次都被血腥鎮壓，就像加里肋亞人猶達，“當戶口登記的日子，起來引誘百姓隨從他；他喪亡了，跟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總 5,37）。

加里肋亞人的談話——他們的口音也會出賣他們。伯多祿的說話被人認出來（“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瑪 26,73）。對於拉比們來說，加里肋亞宗教降級的一個原因正是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無法表達讓人可以理解的阿拉姆語，因此加里肋亞人經常被與他們對話的人獎勵為“愚蠢的加里肋亞人”。

(Erb.B.53a.b)。

然而，就在臭名昭彰的納匝肋，受人蔑視的加里肋亞城鎮，以色列中最微不足道的城市中，“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小的一個”（申 7,7），發生了徹底改變歷史進程的某些事情。

不安的秘密（德 42：9）

“在世界上不能沒有男人，也不能沒有女人，但是他們的孩子是男孩的那些人是有福的，禍哉，他們的孩子是女性的”（BB.B.16b）這是猶太法典的宣告。

女人只是災難的根源。

在聖經中，天主的話語，由男人所寫，女人由厄娃開始都只是罪惡的根源，（創 3:12）。

聖經上不是這樣記載嗎？“罪惡的起源來自女人，為了她，我們所有的人都要死亡”（德 25：24），

以及“男人的邪惡，勝於施惠的婦女，因為不名譽的女人，能給人帶來恥辱”（德 42,14）？

訓道篇上不是也說，靈感和沮喪，“在一個男人身上我找到了上千個；但在所有的女人身上我沒有找到一點”（訓 7：28）？男人一天三次祈禱天主感謝他“因為他沒有使我成為女人”（Men.B.43b）？

禍哉不過是：就是家長們看到生的不是男孩而是女孩。父親會非常鬱悶，一個男性不能生出其他的男性！他的精子被浪費了，現在他又要重新眷顧他的妻子，祈禱，從受孕的那天直到第四十天。直到最終生出一名男性。

母親，驚慌失措，認為這是對她的一種考驗。按照天主的法律，一個女人“當她生女孩，兩星期是不潔的，猶如經期一樣；此外還要守度六十六天的潔血期”（肋 12:5）。一個女孩的出生，使她的母親幾乎三個月被認為是不潔的。三個月每天都需要去城鎮上唯一用來洗禮的水泉取水進行淨化和洗禮，因為否則她就是不潔的，在這個期間她不能碰觸任何東西，不能接近任何人。

之後，為了撫養一個女孩也是很辛苦的，撫養這張嘴是徒勞的！同樣的聖經，天主的話語，教導說：

“女兒雖不知，卻使父親不寐，因為掛慮她，而不能安眠：怕她耽誤了青春的年華，又怕她結婚後，為丈夫所憎惡；怕她失去童貞，而在父親家懷孕；出嫁之後，又怕她不忠於丈夫，或同居之後，而不能懷孕”（德 42,9-10）。

女孩可以被殺死。

這是一個不被禁止的慣例。在很多家庭裡，當已經出生了一個女孩，其他來臨的女孩可以被煮成肉腸。將女嬰遺棄或者將新生的女嬰煮成肉腸，在厄則克耳先知時代如此普遍甚至可以作為以色列命運的預像：“當你出生時，在你誕生的那一天，沒有人割斷你的臍帶，用水洗淨你，用鹽擦你，用繻襪裹你；沒有一個人憐視你，為你做一件上述的事情，對你表同情。反之，在你誕生之日，因為你惹人討厭，就把你拋棄在田野間”（則 16:4-5）。

另外一種抬舉解決孩子的辦法則是把她們變賣為奴隸。主允許這樣做：“假如有人將女兒賣做婢女...”（出 21:7）。

或者是保留女孩，但隨後讓她死於饑餓。我們不是被教導說：“父親沒有義務養活女兒”嗎（Ket.M. 4,6）？

瑪利亞沒有被遺棄，也沒有被殺死而是被保留了下來，但是對於這個女孩的失望卻是非常巨大的，這由她的名字反應出來。給這個女孩起的名字不是給以色列民族帶來榮耀的薩拉，拉凱爾，朱麗娜，麗蓓嘉，而是瑪利亞。

他們就這樣喊她，瑪利亞！

在以色列歷史上除了梅瑟的姐姐從來沒有任何女人叫這個名字。而正是因為梅瑟姐姐的原因，瑪利亞這個名字在聖經中消失了。這是一個不祥的名字，沒有父母給他們的女兒取這個名字，這個名字與可怕的麻風病以及天主的詛咒有關。

天主的確從重懲罰了瑪利亞和他的兄弟亞郎，因為他們出言反對梅瑟娶了另外一個女人為妻，到了會幕那裡（“上主對他們發著怒氣走了...米利昂就生了癩病”戶 12:9-10）。梅瑟試圖為他的姐姐說情，但是上主回答他：“若她的父親在她的臉上吐吐沫，她豈不要七天忍此羞辱，七天把她隔離在營外？然後才讓她回來”（戶 12:14）。

之後梅瑟的姐姐沉默了，她曾經是一位大先知（出 15:20）但是人們只記住了她那“邪惡的舌頭”（Sifr. Dt.24,9 274）。她的死亡在聖經中只被一句簡短的話帶過了“瑪利亞在那裡死了，也就埋葬在那裡”（戶 20:1）。但是天主的憤怒超越了死亡，根據猶太教的傳說，上主使用某些輕蔑的句子禁止人哀悼

瑪利亞：“你們不要為一個衰老的人哭泣！”。

出生在臭名昭彰的納匝肋，有著不祥名字的這位瑪利亞，她的未來如何呢？

沒有婚禮的婚姻

納匝肋的茅舍

關於瑪利亞的家族缺乏可靠的記載依據，尤其尷尬的是耶穌基督的母親，來自臭名昭著的納匝肋，這似乎不符合天主之母的尊嚴。這也就是為什麼福音書中早期的基督徒關於耶穌母親的家族根源保持了沉默，而在有些文本中關於瑪利亞的家庭和其生長環境則進行了重新的評估。

因此，在基督徒早期出現了十幾個瑪利亞“誕生的福音”版本，儘管教會的文本，不承認他們自由繪製的禮儀啟示，精神和藝術。

在這些杜撰的偽福音書中，毫無疑問最有名的當屬被稱為雅各伯的原始福音。這本小書的作者旨在提供瑪利亞的形象和瑪利亞的家庭，卻以這樣笨拙的方式顯示了他對巴勒斯坦的不瞭解，以及對猶太人風俗習慣的不瞭解。在這本偽福音書裡，瑪利亞被描述為：一個出生在有重要社會地位家庭的人，她的父親“若亞敬，是一位富可敵國的人”（**1:1**）。瑪利亞來到世界上是天主特殊的干預，因為她的母親亞娜是一個不孕的女人。當上主的使者向她宣佈她將要懷孕生子時，亞娜將未出生的孩子獻給天主：“我發誓將他奉獻給主，我的天主，將他生活的每一天奉獻給你”（**4:1**）。

由於納匝肋是一個沒有良好聲譽的城鎮（若 **1:46**），作者改變了瑪利亞在整個耶路撒冷的故事。如果當時女孩子們的情況是非人的，但是瑪利亞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未來：她只有三歲的時候，被帶到天主的殿宇進行養育，“像一隻鴿子，從天使手中接過食物”（**8:1**）。

事實上，關於瑪利亞的家庭以及她的早年生活沒有任何文獻進行記載。但是如果瑪利亞假設像其他女孩子一樣被撫養，耶路撒冷的榮耀和奇跡距離納匝肋陋舍裡的黑暗和痛苦相距則太遙遠了。

在巴勒斯坦的世界裡，女人只是一個僕人：先是她父親和兄弟們的僕人，之後是丈夫和孩子們的僕人。

在猶太人的法典裡這樣爭議僕人的：“這樣不是很好嗎？她從第一個男人那裡取了一根肋骨，作為回

報她獲得了一個婢女的身份服侍他” (Sanh. B. 39a)。

在箴言書裡對於賢淑女人的讚美在現實中不過是對僕人的描繪：“天還未明，她起身，為給家人分配食物...她的燈盞夜間仍不熄滅...她以極大的精力工作，她的雙手不知疲倦”。之後列出這個女人開展的所有工作（“她弄來羊毛細麻，愉快地親手勞作...她栽植了葡萄園...她手執紡錘，手指旋轉紗錠...身穿的是細麻和紫錦的 ”），作者寬宏的認為“她不吃閒飯”（箴 31:10-31）。

在瑪利亞時代，孩子被遺棄的比比皆是，男性具有特權。而女性只有義務沒有任何權利。大多數女孩子圍繞在從事家中一切勞作的母親身旁，從輾壓糧食到做麵包，以及要去取水和劈柴做飯。女性還肩負著照顧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牲口，綿羊、山羊和不可缺少的驢子的責任。

教育和宗教教導是男性們的特權，女性被排除在外，女性被宗教教育排除在外，原因是拉比們在聖經中找到了原因。在申命記中，主要求要將他的話教導給“你們的兒子”（申 11:19）。如果主想將宗教教育延伸到女性身上，他大概會補充說“以及你們的女兒們”。對於女性他甚至什麼也沒有做（9Qid. B.29b）。拉比們更加強硬的說：“將法律文字用大火燒掉也比用來教育女性更好”（Sot.B.19a）。

妻子、牛和驢

不止是認為女人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樣物品。她的生命不屬於她，她之前是父親的財產而後是丈夫的財產（“女孩屬於父親的權威之下直到通過婚姻屬於丈夫支配” Ket.M.4,5）。

她是丈夫的財產，妻子在十誡的列表中，被放置于丈夫隨身物品的牛和驢相同的位置上，在家產之後（出 20:17）。獻給上主的人身估價女人是男人的一半：“由五歲到二十歲，若是男性，估價應該是二十‘協刻耳’ 女性為十‘協刻耳’”（肋 27:5）。

在福音書中，第一次談到瑪利亞時，就表達了女人對於丈夫的從屬地位，甚至在她的名字前面加注了一個男人的姓名：“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 1:16）；“到一位童貞女那裡，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路 1:27）。

之後不久，這個十幾歲的瑪利亞進入到她生命的強制性階段：婚姻。這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任何女人十一年歲零一天都要完成的義務。在猶太人的法典裡，用殘酷卻很明確的方式指出：“一個長出兩

根毛發的女孩，不能拒絕嫁人” (Nid.M.6,11)

婚姻是男女雙方家人安排的，並非是男女雙方自由選擇的結果。在這樣的結合中，愛情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女人受讚賞的只是能給丈夫帶來孩子。

根據當時的思想，女人要為厄娃的罪負責任，“借著生育必能得救” (弟前 2:15)。生了一個孩子又一個孩子的婦女，即使她只有三十歲，卻已經凋謝了，可以被丈夫用任何理由休掉，即使丈夫“找到了一個比她更年輕的女性” (Git. M.9,10)也是一個休掉妻子的正當理由。

瑪利亞被許配給叫若瑟的那個男人，在希伯來文中，若瑟，是一個吉祥的名字，意味著“主要給他其他的兒子”，這表明若瑟是他家庭中的長子。瑪利亞的丈夫約在十八到二十歲之間，這是猶大法典中規定的男人成婚最大年齡的限制 (P.Ab.5,23)。而偽福音的作者雅各伯，增加了瑪利亞丈夫的年齡，將他描述為一個老鰥夫：“我有兒子，我且已經上了年紀” (9,2)。

若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是一個木匠(瑪 13:55)。很顯然，在納匝肋周圍，這份工作，卻不能維持他家庭生活的尊嚴。當他和妻子到耶路撒冷聖殿將孩子獻給天主時，他們奉獻的祭品其實是非常可憐的窮人的“一對斑鳩” (路 2:23) 而不是綿羊或山羊 (肋 5:7)。

猶太人的婚禮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訂婚，雙方家庭就嫁妝問題達成一致，即丈夫應該給與做妻子(女人)的價錢。這個談判往往會持續好多天，認可的這個訂婚儀式也很簡單，男方將他的斗篷披到妻子身上，宣佈說：“你是我的妻子”，女方：“你是我的丈夫” (Qid.B.5b)。從這個時候起，妻子就被視為丈夫的私人財產，如果她背叛了丈夫就會被石頭砸死 (申 22:23)。

這個儀式之後，新郎新娘各自回到自己的父家等待婚姻的第二個階段：結婚。婚禮，有可能會在一年後舉行，即當妻子的那個小女孩已經為婚禮的主要目的生產很多孩子做好準備時。

婚禮當天，女孩要永遠離開父親的家，進入丈夫的家成為丈夫的人。在這個地方，舉行婚禮時要邀請全鎮的人，新郎會驗明妻子的處女身份，將“嘗試”過的床單鋪在她父母跟前 (申 22:15-17)。但是若瑟和瑪利亞沒有到達這個階段，上主的干預就永遠打亂了他們的生活。

來自瑪竇福音的瑪利亞

若瑟的悲劇

即使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它仍然是“標準福音”的模式。它以時間順序呈現出耶穌一生生活的方式，試圖協調一部福音與另外一部福音之間的主要區別。

這部標準化的福音以若翰的宣講拉開序幕，路加福音則以天主向瑪利亞報喜、瑪律谷福音以若瑟開始，如此一直到主的升天。

今天這種嘗試將不再可能。

聖經的科學進步讓我們更加深入地來探討福音，並發現了其巨大的財富，可以看到，福音作者不像過去人們所認為的，他們是文化平庸的人，認為他們所寫的耶穌編年史是最差的。四部福音的作者皆是偉大的神學家和學者。福音可以與人類的偉大文學作品相比美，福音中有著豐富的以及尚未被發現的神學財富。

每部福音都有自己的神學路線和明確的計畫。同時抓住了歷史的因素，福音作者們並不打算介紹耶穌的故事，而是對他本身意義的深刻反思。福音書不是一本歷史書，而是一本神學書，涉及的不是編年史，而是信仰。因此不是一本同另外一本或者一段同另一段的組合，即使主題相同。

至於瑪利亞，瑪竇和路加的福音作者，一致描述了若瑟的妻子懷孕了，但不是由丈夫而來。之後，福音作者們都發展了不同方式的獨立敘述。在瑪竇福音裡事情的發展承擔著巨大的悲劇性特點，而在路加福音裡則相對輕鬆。

正義的危機

瑪利亞懷孕了，但不是由若瑟來的。

瑪竇詳細說明了瑪利亞“她因聖神有孕”（瑪 1:18），但這種說法是無法證實的，只是讓若瑟妻子的情況更加複雜化。

人們相信這樣的事情？

當然不。

瑪利亞整個一生背負著“通姦”的罪名。“我們不是由淫亂所生”宗教當局責備耶穌（若 8:41），瑪利亞的兒子被稱為“淫亂的私生子”，就像在猶太法典最古老的文字裡有關耶穌的描述（Yeb.M.4,13）。在尼格得慕的回憶錄裡，當時杜撰的福音書裡面，在耶穌受審判的過程中可以讀到“猶太人的長老對耶穌說‘我們會看到什麼？首先，你出生於姦淫’”（2,3）。

瑪利亞不是淫婦，但是如何能解釋和說服若瑟，天主的聖神臨到納匝肋的一個女孩子身上呢？

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情。

在以色列的歷史上，人們認為不孕的婦女由於神的干預成為了母親，但總是來自于丈夫。就像撒拉，她已經上了年紀，她的丈夫，亞巴郎也已經上了年紀，不會再有孩子。“為上主豈有難事？”（創 18:14），撒拉為亞巴郎生了兒子依撒格（創 18:11-14；21：1-3）。同樣，拉黑爾，原來也是不孕的，她與雅各伯生下了若瑟（創 30:22-24）。亞娜也是不孕的，她與厄耳卡納生下了撒慕爾（撒上 1），以及瑪諾亞的妻子曾經也是不孕的，但是上主的使者顯現給這個女人，告訴她：“看哪，不孕的女人，你沒有孩子，但是你要懷孕生子”（民 13:2-3）生下了三松。

但是瑪利亞不是不孕的，若瑟也沒有年老...

這個兒子是從那裡來的呢？

這是若瑟的悲劇。

沒有給人可信的解釋。

有些事情從來沒有發生，若瑟不可能進行某些對照。

在一些杜撰的書籍中，可憐的若瑟被可怕的懷疑吞噬著，也許瑪利亞被某個“冒充天使”的人強姦了：“是否有人以可信的方式假裝天使欺騙了她”？（基督的童年 Cod. Arundel 404,40）。

若瑟奇怪的懷疑基於這樣的事實，當時普遍認為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有著美好的靈性，也有一些壞的天使想與女人成婚：“當人在地上開始繁殖，生養女兒時，天主的兒子見人的女兒美麗，就隨意選取，作為妻子”（創 6:1-2）。

保祿規定女人“為了天使的緣故，應該蒙頭”（格前 11:10），因為只有名聲不好的女人才會光著頭，

試圖呼籲女人披帶面紗為了防禦那些好色的天使。即使在基督西元二世紀之後，教會之父，賈斯丁也寫到：“天使違背了神的命令，他們下到人間與女人交配，生下了兒女”（辯護二：5）。

若瑟是一個義人，照上主的一切誠命和禮規行事（路 1:6），他已經知道該如何做。

天使與否，瑪利亞懷孕了，按照天主的法律“通姦的妻子應該被石頭砸死”並進行報告：“如果發現少女不是處女，就應將少女領到她父親的家門口，本城的人應用石頭砸死她，因為她在以色列中做出了可恥的事，在她父家行了邪淫：這樣你由你中間剷除了邪惡”（申 22:20-21）。

對於淫婦不能心慈手軟，因為“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們該用石頭砸死這樣的婦人”（若 8:5）。

第一次違背

但是若瑟不想殺害自己的妻子。

若瑟在遵守法律和對年輕妻子的愛情之間焦慮不安，雅各伯偽福音書中這樣描述了若瑟的煎熬：“如果我隱藏了她的錯誤，我將和天主的法律進行鬥爭”（14:1）。

不，若瑟沒有控訴瑪利亞，而是把她娶回家。他決定“悄悄地休退她”（瑪 1:18），因為他不想讓妻子受到全村人的恥笑，以及最終落個悲慘的下場。休掉自己的妻子不是很困難的事情，他只需要在一張紙上寫下：“你不再是我的妻子，我不再是你的丈夫”（歐 2:4）就足夠了，交給她把她趕走，因為猶太人的法典這樣教導說：“不管女人願不願意都可以休掉她”（Yed.M.14,1）。為了休掉妻子不需要重大的理由，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藉口就可以把這個女人合法的打發走“即使是把午餐燒焦了”或者甚至是“你找到了一個比她更漂亮的女人”（Git.M.9,10）。

若瑟沒有遵守天主的律法。

在恪遵天主的法律和妻子之間，他選擇了後者。

在人的生命，對法律最輕微的裂縫就足夠讓天主闖入。正當若瑟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瑪 1:20）。

若瑟按照上主的天使對他的吩咐做了：“娶了他的妻子，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瑪

1:25)。

對於若瑟和瑪利亞，麻煩並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耶路撒冷的警告

“一些賢士”、外鄉人和異教徒向猶太人宣報耶穌誕生了。瑪竇寫到：“黑落德王一聽說，就驚慌起來，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驚慌”（瑪 2:3）。“猶太人君王”誕生的宣佈著實把黑羅德嚇壞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黑落德是一個不合法的國王，因為在他的血管裡沒有流淌著猶太人的血液，他害怕有些人奪去他的寶座。為了消滅任何可能窺視他王位的人，他曾經殺了他的三個兒子以及家族中的十幾個成員。約瑟夫·弗拉維寫到這個血腥之王的受害者們“層出不窮，但是那些倖免於難的人羨慕那些已死了人”（G.G.,II,6,2）。

可是“整個耶路撒冷”也與黑羅德一起驚慌。這是第一次出現了許多奇怪的情況，給瑪利亞和若瑟帶來了這個小孩子是誰的痛苦反思。如果瑪利亞所生的這個孩子“出於聖神”，他的任務是將“自己的百姓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瑪 1:20-21），那麼為什麼耶路撒冷，地球上這座最神聖的城市，會感到恐慌而不是驚喜呢？

為什麼，大司祭，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虔誠的祭司和法利賽人被他們王誕生的宣告嚇壞了，而不是跑著去見他？

耶穌，“天主與我們同在”（瑪 1:23），對於聖殿怎麼是一個危險，天主殿宇不是代表和顯示了人們的避難所嗎？

黑羅德和耶路撒冷的恐慌看起來那麼恐怖，就像埃及法老宣佈有一位將要出生的要從奴役中解放以色列人：“這個明智的警告帶來了驚慌，國王下令將以色列出生的所有男子投進河裡消滅他們”（Ant., II,IX,9,206）。

這些問題讓瑪利亞和若瑟，變得多疑和焦慮，不久後他們最擔心的這些事情將會變成事實。

國王的朝拜

異教徒的超越

關於耶穌的出生，若瑟接受了“他出於聖神”（瑪 1:18）的觀點，並沒有標記著瑪利亞和若瑟動盪生活的結束。那些聽了天主智慧的人“將生活在安寧中，無懼任何傷害”，偉大的撒羅滿王的統治（箴 1:1:32），但是瑪利亞和若瑟他們聆聽了天主的話卻沒有帶給他們安寧，也沒有保護他們不受傷害。瑪利亞和若瑟知道他們的孩子由天主而來，那是天主創造的新果實。他們也知道耶穌的使命將會是將“自己的百姓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瑪 1:21）。但是將要發生的事情似乎要專門破壞他們的信念。

瑪利亞和若瑟生活在白冷，耶穌誕生在那裡。耶路撒冷附近的司祭長和經師們通知了黑落德王，他表示了想要朝拜“猶太人的君王”的意願，在他誕生的地方：“在猶太的白冷”（瑪 2:5），根據米蓋亞先知的預言，“彌賽亞要出生在那裡”（TgMic 5,4）。

但是耶路撒冷沒有人懶得去證實米蓋亞先知預言的默西亞是否會出生在那個小小的白冷。人們期待的默西亞離他們只有兩步之遙，卻沒有人去。

真正的拜訪者有，但卻不是期待的。出現在瑪利亞和若瑟面前的人物，讓耶穌的父母一臉茫然。進入到白冷房子裡的只有那些“來自東方的賢士”（瑪 2:1）。

要瞭解賢士出現在白冷的意義需要進行修補的工作。有必要清理掉傳統中日積月累地關於這些人物形象的印象。

這些賢士是第一批朝拜耶穌的人，這導致了早期的基督徒想要提高這些人物的身份，提升他們到皇室的尊嚴。後來他們著手改造尷尬的“maghi”一詞，這個詞在希臘語中用來表示那些江湖騙子和造謠者，最無害的法師（在希臘語中“maghi”唯一的中性翻譯）。根據他們帶來的禮物確定他們為三個人，甚至找到了他們的名字：卡斯帕，梅爾基奧爾和巴爾塔薩。最後在傳統中，由三種膚色的人來代表，一個白人，一個黑人還有一個混血兒...這些人已經準備好了朝拜馬槽中的嬰兒。

隨著賢士的出現，福音作者們打算讓異教徒作為朝拜猶太君王的第一批人（唯一的）（“他們來自東方”）。注意到沒有在白冷沒有司祭長出現，出現的卻是賢士。瑪竇提前預告了先知預言耶穌的實現：

“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裡一起坐席”（瑪 8:11）。以色列拒絕了天主的國“為此，天主的國必由你們中奪去，而交給結果子的外邦人”（瑪 21:43）。

福音作者通過賢士獻給耶穌的禮物描述了天主的國要延伸給外邦人和罪人。

黑落德的朝拜

他們帶來了黃金，皇室的貢品，異教徒承認耶穌是他們的君王（列上 9:11,28）。天主的國不只局限於那個以色列，而是延伸到整個人類包括異教徒和罪人，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愛的對象，無論他們的宗教或者他們的行為（瑪 5:45）。

以色列人民的一個獨特之處曾經是“司祭的國家”（出 19:6），焚香是司祭服務的特殊元素（肋 2:1-2）。給耶穌奉獻乳香意味著不再是以色列身為司祭人的特權，而是擴展到所有的人民（伯前 2:9；默 5:10）。

先知將天主和他子民之間的關係描繪為婚姻的關係，天主是新郎，以色列子民是新娘（依 62:5；歐 2）。沒藥，象徵著新娘對新郎的愛情，是戀人引誘她心上人的香水（“我將沒藥的芬芳灑滿了我的床幃” Pr 7,17; Ct 5,5）。獻給耶穌這樣的禮物表示有幸成為天主新郎子民的不再只是以色列，而是通過賢士，擴展到了所有異教徒的國家。

一個不一樣的天主

瑪竇沒有報告瑪利亞和若瑟對於賢士來朝的任何反應。肯定很驚訝。耶穌被主的使者宣佈為要將自己的民族以色列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的那一位（瑪 1:21）。怎麼進來的是異教徒？

瑪利亞和若瑟在宗教傳統和民族主義的環境裡長大，異教徒是默西亞要消滅的對象，在天主的國裡沒有他們的位置：“在要來臨的那個世界沒有任何一個異教徒”（Tos. Sanh. 13,2）。

瑪利亞和若瑟在猶太會堂裡多次聽到“最好外邦人應該死亡”的判決，殺死最好的外邦人就像粉碎蛇的頭。他們怎麼可能是皇室的子民和司祭？如果連異教徒也可以進入天國，怎麼能夠繼續用聖詠

向主祈禱：“向那異民洩憤”（詠 79:6）呢？

這只是眾多標誌著瑪利亞和若瑟信仰成長疑問的開始（即使是童貞聖母在信仰的道路上也要前進，LG 58）。耶穌的父母要完全敞開自己接受全新的事物。他們的兒子代表了天主形象的根本改變和他對人類的行動。

但是現在他們沒有時間去思考。

賢士們剛剛離去，“看，上主的天使托夢顯示於若瑟說：‘起來，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去，住在哪裡，直到我再通知你，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他殺掉’”（瑪 2:13）。權力總是“撒謊者和撒謊者之父”（若 8:44）黑落德曾經表示了對猶太君王朝拜的願望，其實想要殺掉他。

黑落德是一個害怕別人奪去自己的權力而殺死自己親生孩子、玩弄權力的國王，希臘語中，在豬(hys)和兒子(hyos)之間有這樣的說法：“做一頭豬也比做黑落德的兒子要好”（Saturnalia, II,IV,11）。

這個王為了向人民顯示他尊重猶太律法，他不吃豬肉（肋 11:7），但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王位他卻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死。

隨即若瑟，帶了嬰孩和他的母親，退避到埃及去。重演了以色列人民的歷史，卻恰恰相反。以色列人民從埃及逃出來，“由為奴之家”逃出（申 5:6），進入應許之地。但是現在這自由之地變成了死亡之地，需要從那裡逃亡，進入避難的正是埃及。

逃往埃及在異教徒朝拜偶像之中，相比在白冷、耶路撒冷，佈滿祭司和虔誠人的國家危險更小。

猶太教堂和殿宇，宗教和虔誠的人，他們是天主子致命危險的來源地，必須不斷的逃亡。在異教徒的土地上，在罪人和非信徒之間，才能尋找到避難所，找到溫暖和信仰。

“黑落德見自己受了賢士們的愚弄，就大發憤怒，依照他由賢士們所探得的日期，差人將白冷及其周圍境內所有兩歲及兩歲以下的嬰兒殺死”（瑪 2:16）。

這次大屠殺肯定會對瑪利亞和若瑟產生巨大的打擊。

他們認為以色列的天主，那個從埃及人的奴役下解放自己子民的天主，毫不猶豫地擊殺了“從坐寶座的法郎的長子知道坐監的長子及一切頭胎牲畜”，在祈禱中祝福“他擊殺了埃及國的首生，因為他的仁慈永遠長存”（詠 136:10）。現在，相反，黑落德為了殺掉天主之子屠殺了白冷所有的兒童。

為什麼這一次，全能的天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為什麼沒有打擊黑落德，就如他曾經打擊了埃及人的法老？

瑪利亞和若瑟將有時間來思考，發現自己兒子將要彰顯的天主與他們熟悉的天主不一樣：他不殺死仇人，相反卻賜予他們生命（瑪 **9:23-25**）。

他沒有向外邦人發洩他的憤怒（詠 **79:6**），反而將他的血傾流給罪人（瑪 **26:28**）。

現在，王一死，他們馬上回到了被排斥和被蔑視的人群中。他們放棄了白冷，因為太靠近耶路撒冷，那裡由阿基勞斯管轄，殘忍的他就像他的父親黑落德，瑪利亞和若瑟為了保險起見打算遠離猶太，而來到納匝肋，加里肋亞，王的另外一個兒子安提帕的管轄區。他們無法知道大王黑落德沒有成功的，他的兒子卻成功了，在他的統治下，耶穌將要被殺死。

來自路加福音的瑪利亞

褻瀆的提案

司祭們的不信

路加福音中，耶穌誕生的主角不是若瑟，而是瑪利亞，就如瑪竇福音中主角是若瑟一樣。這個變化基於這樣的事實，初期基督徒團體慢慢地慢慢地，深化了耶穌和他資訊的意義，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母親--耶穌完美門徒的形象。而且毫無疑問路加比其他作者更加注重這一角色。

這一切呈現出的瑪利亞，納匝肋的這個小女孩，相比耶路撒冷的司祭匝加利亞，。雖然兩者都是來自主提議的主體，但回應卻不一樣。

匝加利亞，阿彼雅家族的司祭，是十個司祭級別中最重要的，他娶了亞倫的後裔依撒伯爾，他是梅瑟的兄弟。這對夫妻都是以色列的宗教貴族和聖潔的模範：“二人在天主前是義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誠命和禮規行事，無可指摘”（路 1:6）

然而某些事情擾亂了這田園詩般的畫面。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沒有孩子，因為他們除了都已年老，還有“依撒伯爾素不生育”的原因（路 1:7）。

依撒伯爾和匝加利亞，遵守上主的一切誠命，卻無法履行天主賜給人的第一條根本誠命：“你們要生育繁殖”（創 1:28）。他們的存在有虔誠的實踐和奉獻，卻是不孕的，無法延續生命，就像無花果樹，一顆茂盛的無花果樹，除了葉子外，什麼也沒有（穀 11:13）。

不僅僅如此。

司祭匝加利亞，被稱為天主和他子民之間的仲介，卻對天主的聲音是聾子。在他生命中有一次獨特的機會：“按著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籤，得進上主的聖所獻香”（路 1:9）。抽籤上香的司祭直到其他所有的司祭都有同樣的機會進入聖所獻香，不在有抽籤的機會。

對於匝加利亞來說，這是一次非常獨特的機會：進入聖所，耶路撒冷的聖殿，並於日出時倒出奉獻給

祭臺上的炭火香灰，然後還可以在那裡虔誠地祈禱一會。

在這個彰顯了天主自己的莊嚴時刻，福音作者使用了“上主的天使”這個表達。事實上不是指某個天使，而是天主自己。在猶太人的世界裡為了避免發音和書寫難以說明的名字（出 20:7）每當表示天主對人類的行動時，就使用上主的天使來表達（創 16:10-13；歐 12:4）。上主的天使向匝加利亞宣佈，他的祈禱已蒙應允，他的妻子依撒伯爾將要給他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若翰。

但是匝加利亞卻表現出他的無信。

他已經年老了，他的妻子素不生育，他們怎麼可能有一個兒子呢？

他是一個祈禱的人，但是當他的祈禱獲得蒙允時，他卻不相信。他只是儀式上的祈禱，祈禱並沒有進入到他個人的生命中，因為這個祈禱只是使用他的嘴唇而不是用心祈禱（“這個民族只在口頭上親近我，嘴唇上尊崇我，他們的心卻遠離我，他們對我的敬畏僅是人們所傳習的訓誡”（依 29:13）。

對於匝加利亞“我老了”的異議，上主天使（加俾額爾的意思是上主的力量），指責了司祭不相信好消息。

匝加利亞，當他講論天主時卻不聽天主的話，他和人民沒有任何溝通，保持沉默，證明了他的無信。

天主的構想

六個月後，天使加俾厄爾再次傳遞誕生生命的資訊。第一次宣報發生在耶路撒冷聖殿，向一個虔誠的司祭宣報，他聽了卻不信，儘管這在以色列的歷史中天主不是第一次介入不孕的女人成為母親的事件，如撒拉，拉黑耳，亞娜和三松的母親。

現在加俾厄爾的任務更加艱難了。他沒有進入輝煌的猶太，而是進入了動盪的加里利亞，他沒有去耶路撒冷，那座聖城，而是進入了納匝肋，一個臭名昭著的城鎮（若 1:46）。不是進入聖殿向一名司祭宣告，而是進入動盪的，偏遠城鎮的村莊，向一個普通的剛過十二歲，已經有婚約的女孩宣報。此外天使在向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某事的小女孩宣報，這在猶太人的心目中無法想像的：她要成為天主的母親。天主的這個提議更像是來自魔鬼的誘惑。

天使，神聖的顯現，問候瑪利亞，賜予她喜悅充滿天主的恩典。不是因為瑪利亞的優點，而是天主賜

給她的免費的禮物，讓這個納匝肋的女孩成為“充滿恩寵的”（路 1:28）。

瑪利亞感到惶恐不安，想要搞明白正在她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了明白這件事，惶恐不安抓住了瑪利亞的心，要瞭解一個面對神聖宣報者的感受，需要參照猶太人那個“聖潔的”心態思想，她是被祝福的，除非是滿意的他沒有同任何女人說過話，即使為了一個理由（Ber. Rab.XX,6）。在舊約中唯一一次天主同一個女人說話，就是責備撒拉，亞巴郎的妻子，從那時起他再也沒有同任何一個女人說過話（創 18:10-15）。

如果天主不同女人說話，現在怎麼可能同瑪利亞說話？

或許他不是天主的使者？

瑪利亞當然知道異教徒與神交配的故事，他們與女性交配為了繁衍後代，人們普遍認為天使們不時會離開天堂來到人間與女性交配。聖經說巨人的出生是天上和人間的結合：“當天主的兒子與人的兒女結合生子時，在地上已經有一些巨人”（創 6:4），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一些流氓假扮成天使為了強姦某些天真無邪的少女。此外天使給瑪利亞的建議更像是一個褻瀆：成為天主的母親！

福音作者們呈現出的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他們照主的一切誠命和禮規行事，無可指摘（路 1:6），然而對於瑪利亞卻沒有說出任何相關的一句話。

如果瑪利亞是一個虔誠和懂得朝拜的女孩，她很可能會認為這是褻瀆而拒絕天使的這個誘惑：天主沒有兒子，“上主是唯一的天主”（申 6:4）。當猶太當局聽到耶穌自稱為天主子時，便想殺死他：因為他不僅廢除了安息日，而且還自稱天主是他的父，“他也應該與父一樣工作”（若 5:17）。當耶穌面對大司祭承認他是天主子時，“大司祭遂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說：他說了褻瀆的話”！（瑪 26:65）。天主怎麼可能有一個兒子，那是一種褻瀆，因此必須面對死亡的懲罰。

然而瑪利亞接受了。

匝加利亞不相信，為了保證宣報的真實性（“我憑著什麼能知道這事呢？”路 1:18）他要求一個標記，而瑪利亞卻沒有任何懷疑，她詢問的是實現宣報的方式（“這事怎麼能成就呢？”路 1:34）。

天使答覆她：“聖神要臨於你...”（路 1:35）。

就像創造之初“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創 1:2），因此那來到瑪利亞身上的是一個新的受造物，“那

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路 1:35）路加將瑪利亞作為聖神的女人來介紹，兩次聖神降臨，報喜和五旬節（宗 1:14；2:1-4）圍繞著她的生命。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 1:38）。

瑪利亞打開心門迎接天主給她的新建議，這個納匝肋的小女孩，“沒有人，即使鄰居也沒有人認識她”（Origene, Contro Celso, I,39），但她要被稱為世代有福的（路 1:48）。

瑪利亞是天主構想的傑作，那個天主為他的事業總是選擇卑微和被拋棄的人（格前 1:27-30）。對於瑪利亞，這個被視為非人類類別的女人，離神聖天主更加遙遠的人，將要成為他最直接的合作者。

導致世界死亡的女人（德 25,24），將要承擔克服死亡的生命職責。不能夠接觸天主話語的女人，將要生出成為血肉的天主聖言（若 1:14）。

在瑪利亞的回應中，她將自己定義為“主的婢女”（路 1:38），因此她知道接受為主服務的人就應該準備好自己接受考驗（德 2,1）。她相信天主是他們的父親，現在她應該敞開自己接受天主是他的兒子。

惡毒的聖母頌

貞女與不孕的婦女

依撒伯爾，瑪利亞的猶太親屬（沒有證據讓我們確定她們親戚關係的親疏程度，所以只稱她們為表姐妹）懷孕了。只是現在瑪利亞才知道她的親戚懷孕了，因為依撒伯爾五個月隱瞞了她的懷孕。瑪利亞充滿了聖神，去向她傳遞在她內跳動的生命。

根據路加福音的記載，瑪利亞獨自一人匆匆忙忙地踏上了這段路程。瑪利亞從納匝肋出發前往“猶太的山區”裡去了（路 1:39），也就是說期間要經過撒瑪黎雅人的高山。由於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之間百年的歷史仇恨，遇到撒瑪黎雅人是十分危險的事情，為了安全到達約旦河穀需要多走三、四天的路程。但是對於瑪利亞來說，她渴望傳遞生命的渴望強過了自身的安全。

這個年輕的加里肋亞人要給年老的猶太親戚意外的幫助，因為猶太人不期待從加里肋亞得到什麼好事

情，那是思想保守和狂人的土地，被主遺忘的土地（若 1:46；7:52）。

猶太和加里肋亞不只是地理上的差距（加里肋亞是綠色和肥沃的，而猶太是一個乾旱但卻是陽光充足的地方），還有政治和神學上的差異。撒落滿兒子雅洛貝罕時期，他們分裂了，十個支派離開達味的家族，只留下忠誠的猶太部落（列上 12:20）。從此之後，南部和北部的兩個國家之間，發生了一系列標誌著兩個國家深深鴻溝的內戰。

對於北方的先知，君主制不是天主意志的表達，而是天主對於那些要求給他們立一位君王來治理他們的子民（撒下 8）憤怒的結果（歐 13:11）。因此加里肋亞，激烈的反君主主義者，他們深信以色列所有的災難都來自於與生俱來的君主制，猶太人一直頑固地附著于達味的王國，已經褪去了昔日的輝煌理想和現實的光榮。

福音作者描述瑪利亞來到依撒伯爾的住處是嚴肅和驚奇的開始：“瑪利亞進了匝加利亞的家，就給依撒伯爾請安”（路 1:40）。

瑪利亞對匝加利亞的侮辱可是嚴重的。她應該先問候家庭的主人，司祭匝加利亞，然後再是他的妻子。然而瑪利亞忽略了匝加利亞。她是聖神的擔負者，無法與無信和對天主的聲音聾了（路 1:20）的司祭溝通。

就像加俾厄爾天使，生命的使者，他進入了瑪利亞的家，向她問候（路 1:28），同樣，瑪利亞，充滿了生命，她進入了依撒伯爾的家，問候了依撒伯爾。這個問候由一個女人向另外一個女人傳達。

那是兩個女人之間的共用，年老的和年輕的，在她們兩個內都孕育了新生命。為此這個問候沒有涉及到封閉了新消息和對希望無動於衷的匝加利亞，只是兩個女人，貞女和不孕的婦女，對於生活有一線希望和期待就向生命開放的女人之間。

在瑪利亞的問候中，傳達了她的經驗，將一個跳動的新生命，傳達給了依撒伯爾，這個也同樣經歷著生命悸動的女人，充滿了聖神：“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的請安，胎兒就在她的腹中歡躍，依撒伯爾遂充滿了聖神”（路 1:41）。

當依撒伯爾的兒子宣佈瑪利亞的兒子的來臨和行動時，說“他要因聖神給你們洗禮”（路 3:16）瑪利亞的問候就像是這個洗禮的前奏。

這個聖神要臨于她的女人（路 1:35），向依撒伯爾傳達了她收到的聖神，這個年老的“受到洗禮的”女人，亦即她的整個生命都受到了浸洗，直到她的臟腑，耶穌驚歎道“女人所生的，沒有一個比他更大的”（路 7:28）。

這既是匝加利亞拒絕相信的，在她的妻子身上實現了，孩子“還在母胎中就充滿聖神”（路 1:15）。聖神的經驗讓依撒伯爾成為一位先知，因此她轉向瑪利亞，她看到的不再是她的親戚，而是承認她，並祝福她為天主的母親，亦即期待的默西亞（路 1:43；詠 110:1）。這與她的丈夫形成鮮明的對比：蒙召作為先知的匝加利亞，半年多成為啞巴因為他沒有相信加俾厄爾的話（路 1:20）。依撒伯爾以“她是有福的”結束了對瑪利亞的祝福因為“她信了那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路 1:45）。

依撒伯爾對瑪利亞的讚美包含了對匝加利亞的責備。如果瑪利亞是有福的因為她相信了主的話，司祭以他的不信成為不幸的直到他向聖神開放，最終成為主的先知（路 1:67）。

解放的預言

福音作者構思的瑪利亞的偉大，就在於她的信仰，在於她相信天主的話，這話沒有保留給那些虔誠人的，這不是抽象的希望，而是通過與人合作成為社會根本改變的鼓勵。

聖神強有力的顯現籠罩著兩位母親和他們的孩子，成為唯一一首讚美喜悅的聖歌，她們的聲音融合在一起，插入進頌揚上主的讚美中（路 1:46-55），這首歌曲要歸功於這兩個女人。事實上，並不是路加福音古老的文本都是以瑪利亞作為主角的，第四、第五世紀拉丁美洲的一些手抄本也將依撒伯爾作為主角。

這個選擇由教會重要的教父證明了如奧利振（“根據其他一些手抄本，是依撒伯爾的讚頌詞並加上這些預言的話語”關於路加福音第七篇講道），也由伊萊嫩證實了這一點：“依撒伯爾還說：{我的靈魂光榮上主，我的靈魂喜悅於天主我的救主}”（反異端，第四章）。

很可能在原文中福音作者只是這樣寫道：“他說…”故意留下模糊的主題，以這種方式將兩位元母親的讚歌連結在一起，這樣更好地表達了猶太人的精神，將以色列的南部和北部聯合在一起。其結果是，雖然進行了修補，但大多數抄寫員認為那個空隙的名字是瑪利亞，但也有一些人更加願意是依撒伯

爾，因為指向依撒伯爾的詩句比指向瑪利亞的更多。事實上，雖然沒有提到默西亞的誕生，她們讚美天主因為“他看到了他僕人的謙卑”。在敘述中，沒有提到瑪利亞受辱，而是更多的提到了依撒伯爾經驗過的侮辱，就像撒慕爾的母親，不孕的恥辱（“她的羞辱”，撒 1:6），現在，就像亞娜，讚頌天主：“我的心靈頌揚上主…”（撒 2:1）。此外，安置在依撒伯爾的口中，將與她的丈夫匝加利亞的那首讚歌相平行（路 1:67-69）。

聖母贊主曲是一首簡短而密集的神學總結，在贊主曲裡福音作者，連結了舊約的十幾本書籍，形成的以色列人民的希望，在耶穌和他的門徒們身上實現了。

在這樣一個環境裡在一個虔誠的猶太司祭家裡，令人吃驚的是瑪利亞或者是依撒伯爾的讚頌包含了一種強烈的反君主制和反聖職的表達。具有希拉齊（“主從高位上推下有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弱小的人” 德 10, 14）和約伯（他使司祭赤足而行，推到掌握大權者。約 12:19）的典故，在這首詩歌裡說上主：“從高位上推下有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弱小的人”（路 1:52）。

談到這段經文，1952 年去世的法國著名作家查理斯·莫爾斯，曾經寫道：天主教的偉大，從聖母頌的毒液中洗淨了教會。事實上筆者主張的只有保持在拉丁語中的聖母頌，教會能夠減輕在社會中的災難性影響（Chemin de Paradis, XXVIII）。這節經文從若望保羅二世那裡得到了強有力的證明，1987 年，當我訪問阿根廷時，處於致命的獨裁統治之下，在一次公開禮儀期間，他在那種情況下需要讀取殘缺的聖母頌，沒有任何危險的章節（晚郵報，n. 79，星期五 3. 4. 1987）。

解放的預言，聖母頌中“從高位上推下有權勢者”的宣報將在跟隨基督的歷史中實現。福音向萬民宣講的使他們認識父，天主的真面目。既是會產生虛假的神和掉進建立在他們權力上的暴虐政權裡。天主真正的被體驗為救世主（路 1:47），就如瑪利亞，信徒因他而歡喜：“這些事開始發生時，你們應當挺起身來，抬起你們的頭，因為你們的救接近了”（路 21:28）。

匝加利亞的悔改

天主的約櫃

瑪利亞拜訪她的表姐依撒伯爾和她的丈夫匝加利亞，並非沒有結出果實。瑪利亞，“在女人中她是蒙祝福的”（路 1:42），她充滿了聖神，在她內滿溢的生命，傳遞給所有與她相遇的人。就如基督一樣使所有的人因著他的貧困而成為富有的（格後 8:9），瑪利亞也是如此，她的貧窮卻豐富了匝利利亞，她的到訪豐富了她富裕而不孕的猶太貴族親戚。

“在依撒伯爾腹中的胎兒一聽到瑪利亞的問候就歡呼雀躍，依撒伯爾遂充滿了聖神”（路 1:41），足以震撼虔誠的司祭匝加利亞以及他的妻子。

福音作者寫道“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了三個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路 1:56）。這個指示路加並沒有表示為一個時期的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福音作者解釋了“三個月”在以色列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插曲，“當天主的約櫃在加特人敖貝得厄東家中，存放了三個月，天主祝福了敖貝得厄東和他的全家”（撒下 6:11；格前 13:14）。

路加看到瑪利亞就像“天主新的約櫃”。由於她的存在成為她整個家庭受祝福的原因，所以現在瑪利亞和她胎兒成為匝加利亞家庭受到祝福的根源（路 1:42）。

天主的約櫃保留了“兩塊證言的石板”，就是寫在石板上的十誡（出 25:16；31:18）。瑪利亞的兒子，新的約櫃，駐留在她的胎中，彰顯了一個無條件愛每個受造物的天主（路 6:35）。

十誡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之間的盟約，而他，有瑪利亞所生的則是天主和人類之間新而明確的盟約（路 22:20）。

瑪利亞離開依撒伯爾和匝加利亞的家之後發生了某些沒有預想到的事情，一段絕對標誌著夫妻生活的小插曲。在他面前沒有什麼不能的天主（路 1:37）他打亂了這個家庭的現狀，不再像從前一樣：不孕的婦女成為了母親（撒下 2:5），啞巴會說話和司祭開始說預言（依 35:6）。

但是對於天主來說讓一個不孕的婦女成為母親比讓一個司祭成為先知要更容易。

發生了什麼事情？

依撒伯爾和匝加利亞的兒子出生了，“到了第八天，人們來給這孩子行割損禮，並願意照他父親的名字叫他匝加利亞”（路 1:59）。在新生兒身上進行割損禮，伴隨這個血腥的儀式，孩子成為天主子民的一份子（創 17:11），對真包皮的切割，就是心受割損，（申 17:11），與他的父親保持一致。

不知道在匝加利亞的家庭裡發生了多麼深刻的變革，鄰居和親戚按照風俗慣例給孩子取了父親的名字。用這種方式延續父親的傳統，新出生的孩子應該叫匝加利亞，如同他的父親，就如所有司祭行使的方式一樣。

但是在傳統的連續性一致方面沒有也找不到母親以堅決的方式進行干預的說法：“不，他的名字叫若翰”（路 1:59-60）。福音作者賦予依撒伯爾，一個充滿了聖神的女人（路 1:41），與作為上主使者同樣的角色宣佈匝加利亞出生的孩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若翰”（路 1:14）。

依撒伯爾的干預如此決絕，沒有留下一點商量的餘地。這在目前製造了一個非常大的意外：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那是一個有父親將生命和名字傳遞給兒子的傳統，在時間中延續他存在（多 1: 9）的傳統。

猶太人的困惑

依撒伯爾的這個干預是啥意思？

為什麼不像他父親一樣叫匝加利亞，而叫這孩子若翰呢？在場者對於依撒伯爾的干預表達了激烈的爭論：“在你的家族中沒有叫這個名字的！”（路 1:61）。

這是宗教界的典型反應：“事情總是這樣，為什麼要改變呢？”宗教人士的交流只是因為他們需要對自己的信仰進行確定，他們看到的每個資訊和每個改變的建議都是對他們安全的攻擊。

親戚和鄰居不明白，這個孩子為什麼不延續家族的傳統。若翰不像他的父親一樣成為司祭，在殿宇裡做服務呢？

親戚和鄰居不同意依撒伯爾的干預，他們尋求孩子父親決定性的支持，福音作者寫道：“他們便給他的父親“打手勢”，因為他是一個聾子。匝加利亞是一個啞巴因為他是聾子。他所有的奉獻和他照上主的一切誠命和禮規行事，無可指摘”（路 1:7）對主的行動已經麻醉和麻木不仁了。司祭，細心地

侍奉著主的儀式，卻在主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時無法認出主，承認主。他有眼卻看不到，有耳卻聽不到（穀 8:18）。

遠離了殿宇的司祭匝加利亞，終於明白和接受了上主的天使在耶路撒冷聖殿向他宣佈的消息：他兒子的使命就是“使為父的心轉向兒子”（路 1:17）。父親，過去傳統的繼承者，需要革新他們的心，接受他們的兒子們帶來的消息，而不是反對（拉 3,24）。

匝加利亞一相信，他的口馬上開了可以說話了：“我信了，所以我說”（格後 4:13）。匝加利亞，打破了家庭的傳統，贊同他的妻子依撒伯爾所說的：“他的名字叫若翰”（路 1:63）。

所有在場的人都驚呆了：他們曾要求匝加利亞的干預，因為父親的權威是確認老的風俗，相反，依撒伯爾的丈夫卻核准了妻子的宣佈。

在場的人當他們看到了啞巴司祭的“口和舌頭都開了，遂開口讚美天主”（路 1:67），並且匝加利亞“充滿了聖神，遂預言”（路 1:67）。在這一點上大家都體會到天主在面前的一個干預，以這種方式確定了依撒伯爾和匝加利亞選擇他們的兒子叫若翰。

一個又聾又啞的司祭成為了一個先知。

“雅威的天主說：誰又能說預言呢？”（亞 3,8）。

匝加利亞明白了他曾經成為啞巴，因為他對於天主的聲音是個聾子（依 6:10），但是現在他終於接受了天主的計畫，向他宣佈的也宣佈給所有的子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美，因為他救贖了自己的民族”（路 1:68）。

在聖殿中無力的聖神，在匝加利亞的家庭充分地彰顯了他的力量。

在聖殿裡他是一個不育和啞巴的司祭。在家裡他是一位成為先知的父親。

這足以創造偉大的奇跡。福音作者總結說：“於是所有的鄰居都滿懷怕情；這一切事就傳遍了全猶大山區”（路 1:65）。傳統被打破了：孩子沒有叫他父親的名字，也不會繼續做司祭。

先知匝加利亞

“而且他還在母胎中就要充滿聖神”（路 1:15），若翰將要成為“至高者的先知”和“要走在上主前

面，為他預備道路”（路 1:76）。

遠離聖殿，神聖的地方容易對抗天主的行動，在曠野裡，“這小孩漸漸長大，心神堅強”（路 1:80）。

在曠野裡天主的話傳給若翰(若 3:2)為了宣佈即將來臨的那位“他要以聖神和火洗你們”（路 3:16）。

在匝加利亞的贊主曲裡，是這樣描述的：“他要使旭日由高天向我們照耀，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人”（路 1:78-79；戶 24:17）。

現在匝加利亞徹底從過去中解放出來，一個召叫所有人的全新解放，他預言了新的出埃及，將要升起的曙光要超過所有的假神（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若 1:9），“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給我們詳述了”（若 1:18）。

很多人的救世主

世界的救世主

耶穌誕生在白冷時，巴勒斯坦已經有 60 年處在羅馬帝國的殘酷統治下，它正無處不在的擴大他們的統治：“那時凱撒奧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諭，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記”（路 2:1）。

“凱撒奧古斯都”是朱利奧凱撒侄子的稱號，屋大維，瑪律谷安東尼二世，他設法出賣自己篡奪了叔父的政權（蘇埃托尼烏斯，生活中的凱撒，2.68），並且以這種方式攀登到權力的高峰。

屋大維代表了一切權力，他是政治和宗教的最高體現，正是他，授予了奧古斯都的稱號，也就是值得尊敬的，這個名字前所未有的適用於一個人，給予皇帝宗教的加冕，他既是天主的兒子又是世界的救贖主。

屋大維誕生的那一天被當時的歷史學家譽為是“世界好消息的開始”（(Iscriz. Di Priene)。好消息是現在要對全天下的人進行登記。屋大維是世界的主人（生活，2,94），所有的人都必須進行登記，因為沒有人能夠逃脫納稅。世界的救贖主其實並不想拯救他自己。

在聖經中，人口普查被視為來自魔鬼褻瀆的靈感，因而是篡奪天主的角色，只有天主是人民唯一的主

人（“撒旦起來反對以色列，懲惡達味統計以色列，編上 **21:1**”）。作為對皇帝進行普查的反抗，加里肋亞人猶大，率領百姓隨從他引起嚴重的騷亂（宗 **5:37**），“他煽動百姓起來反抗羅馬人，因為朱利奧在猶大進行人口普查”（Ant. **XX,5,2&102**）。這次抗議活動起源於狂熱者的運動之後（Ant. **XVIII,4-10**），暴動者以他們的熱情作為他們的主，“相信只有天主才是他們的領導者和主人”（Ant. **XVIII,1,6&23**）。但是加里肋亞人猶大的反抗“是出於邪惡的目的，他喪亡了，那些跟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宗 **5:37**），猶大的兒子們被釘在了十字架上。

他們的預言是悲慘的。

而權力，始終是個說謊者和殺人兇手（若 **8:44**），最終以普查“全天下”來慶祝他自己的囂張氣焰，他們對剝奪的反應結束在十字架上。

“加里肋亞人，耶穌”（瑪 **26:69**），譴責了那些將殿宇變為“賊窩”的人（瑪 **21:13**），這讓他有了同樣的結果：他被釘在兩個強盜中間，因為他們被稱為狂熱者（瑪 **27:38**）。

一對奇怪的夫婦

“若瑟也從加里肋亞納匝肋城，上猶大名叫白冷的達味城去，好同自己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路 **2:3-5**）。

關於“達味城”在聖經中指的是耶路撒冷（列上 **8:1**；編上 **21:20**）。但是對於路加來說，達味城是白冷，因為儘管耶路撒冷的達味是王（列下 **5:7-9**），而在白冷他是牧人（撒上 **16:11**）。

這一寶貴的啟示正是福音作者準備讓讀者接受天主子的獨特彰顯。這沒有發生在輝煌的王室和權力中，而是發生在牧羊人的黑暗世界裡。他沒有誕生在王者中，而是出生在期待的牧人中間（則 **34:23**）。令人驚奇的瑪利亞，懷孕了，她被人認為結婚了，就像天使宣佈的那一刻（路 **1:27**）。這種情況是尷尬的：若瑟和瑪利亞懷孕了一個孩子，但是他們還處在婚姻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他們是不能生活在一起的。

他們從沒有離開，也絕對不能進入舉行婚禮共同生活和生育子女的第二階段。這對夫妻的非正常狀況是醜聞的根源：一對還沒有被允許就一起旅行的夫妻，更重要的是戶主為他所有的家庭成員進行普查

登記時，女人是沒有必要出現的。

路加介紹瑪利亞和若瑟作為非正常夫妻的出現，在教會初期製造了很多麻煩，以至於在第四世紀，一些抄寫員使用安靜的妻子取代了不體面的新娘一詞。但是福音作者，稱瑪利亞為新娘，想要避免耶穌“至高者的兒子”（路 **1:32**），被誤認為是若瑟之子，避免他作為基督的父親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人們都以他是若瑟的兒子”）。

偽福音，民間傳統和虔誠的幻想家將剩下的敘事，或者通過添加一些簡單描述的元素，或者是戲劇化某些方面或者增加浪漫因素改變了耶穌誕生的意義。結果是膩口的糖漿塗蓋了福音本身，使人們很難將路加的話同神話傳說區分開來。

神話傳奇的描述沒有任何限制，福音作者看到的是瑪利亞和若瑟兩個痛苦的形象，他們在隆冬時節到達白冷，正是這樣一個夜晚孩子出生了，沒有人願意收留他們，他們不得不和驢子及牛一起暫避在一個馬廄（一處洞穴）裡...一直到這些元素形成了一個嬰兒床，卻沒有明白福音資訊的豐富性。

“他們在那裡的時候，她分娩的日期滿了”（路 **2:6**）。路加不是在介紹一對幼稚的情侶，想要在那裡瘋狂的生下一個孩子。由納匝肋到白冷的旅程步行需要四、五天的時間，不是一個懷孕後期的女人能夠完成的，而是在這之前幾個月完成的。因此，對於福音作者來說，瑪利亞和若瑟為了人口普查來到白冷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分娩的日子”他們已經呆在這座城市裡了，而不是正在趕來。

瑪利亞“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繯襪裹起，放在馬槽裡，因為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路 **2:7**）對於路加來說，沒有人全力以赴陪伴至高者之子的出生，也沒有任何亮光照亮這一幕。沒有天使合唱團圍繞著他們：瑪利亞生了頭胎男兒就像所有的女人在世界上生下了他們的孩子一樣。

但是是什麼原因導致“沒有留宿他們的地方”？

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個房間，白天在裡面做飯、吃飯，晚上鋪上墊子從祖父母到孫子們全家人都睡在那裡（路 **11:7**）。這樣混雜的環境不太適合一個孩子的出生，尤其猶太宗教認為分娩讓一個女人成為不潔的（“若一個女人分娩，生一男孩，七天之久，她是不潔的” 肋 **12:1**）。分娩的母親是不潔的，和她接觸的一切人和事物都是不潔的。為此，沒有接待瑪利亞和孩子出生的地方。但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接待他們，這也是最受保護的地方，那就是儲存食物和動物飼料的地方。作為倉庫和儲

藏室的洞穴（瑪 6:6）。就是在那裡，他們的孩子，包著繻襪，躺在馬槽裡。

在過去一個不正確的希臘詞語的解釋現在可以正確的翻譯為住處：房間是白冷城人拒絕接待瑪利亞和若瑟理由的傳說根源（“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福音作者沒有使用客棧這個詞而是用了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路 10:34）。而客店，這個詞同樣涉及到耶穌最後晚餐的地方（路 22:11；穀 14:14）。客棧這個詞在聖經中非常罕見（在希臘舊約中出現了七次，在新約中只出現了三次），在耶利米亞先知書中可以找到先知祈求天主的呼聲：“你是以色列的希望，是她在患難中的救主。為什麼你在本鄉好像是個異鄉人，好像是個投宿一夜的旅客？”（字面意思客棧）（耶 18:8）。耶利米亞將上主比作為一個投宿的客人，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恰恰像以色列人所做的，他們沒有人歡迎天主子的誕生：“他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若 1:11）。

他們在等待，他卻不是他們所期望的。

不再有宗教

一個偷盜的職業

耶穌時代，拉比們不明白為什麼在聖詠 23 篇天主被稱為“我的牧者”。大家一致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職業比做牧人更受人鄙視的”（米德蘭聖詠 23:2），並建議不要教自己的孩子做牧人的職業，因為這是一個偷盜的職業（Qid.M. 4,14）。

牧羊人大多數是羊群主人的奴僕，他們受剝削，收入微薄，深受主人或者其他牧羊人的敲竹扛。他們大半生生活孤獨，除了動物沒有任何人陪伴他們，牧羊人的聲譽很不好，被視為是野蠻人，他們會盜竊牲口。

就像稅吏（收稅的人），牧羊人受到了蔑視：權力被剝奪，不能作證，被認為比動物更糟糕。能夠將一隻掉進坑裡的動物拉上來（瑪 12:11）。卻不能拉出一個牧羊人來：“不能將一個牧羊人{從一個坑裡}也不能將一個外邦人拉出來”（Tos.B.M.2,33）。

他們被社會邊緣化甚至被宗教歧視。他們在動物中度過他們的時光，進入猶大寺廟或者殿宇的機會也

不多，牧羊人生活在不潔的狀況中，人們認為他們沒有得救的機會。此外，根據法律，如果犯了欺詐的罪要另加五分之一償還（肋 5:21-24）可以獲得贖罪。對於牧羊人卻不可能，返回他們偷盜來的，卻不能獲得贖罪。

屬於牧羊人的只是懲罰，他們只是天主通過他的默西亞來臨要消滅的罪人（“願惡人在天主面前，滅亡消散，就像煙被風吹蠟被火化一般”，詠 68:2）。有人認為默西亞將要消滅遠離他的罪人，粉碎敵人的驕傲就像粉碎陶壺一樣，用鐵杖粉碎他們所有的生活（詠 17:23-24）。在默西亞的王國裡“沒有一個邪惡者的位置”（詠 17:27）。

然而...

正是這些被社會拋棄，認為離天主最遙遠的牧羊人，他們卻是第一批得到天主子降生宣告的人。

路加寫道：“在那些地區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路 2:8）。

從逾越節（3月/4月）盛宴直到帳篷節（9月/10月）之後，牧羊人都露宿在戶外，牧羊人沉浸黑夜中不僅僅指的是時間方面。牧羊人是沒有希望的不潔罪人，在他們內只有黑夜。但是他們的黑夜被闖入到他們生命中的天主撕破了：從那一刻開始天主不在是以前的天主，牧羊人也不再是和以前一樣的牧羊人。

“有上主的一個天使站在他們身邊...”（路 2:9）。在路加福音裡這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提到上主的天使顯現，由此表達了天主自己同人們的溝通（創 16:10-13）。三次都是關於新生命的宣報：匝加利亞的兒子若翰的誕生（路 1:13），瑪利亞之子耶穌的誕生（路 1:30），牧羊人救贖主的誕生（路 2:11）。但是天主闖入牧羊人的生命中，引起他們內的巨大害怕。他們知道天主憎恨罪人，想要消滅他們，他們做好最壞的準備。上主天使不是這樣教導的嗎？他們總是被描繪成手持脫鞘的刀（編上 21:16），負責行使天主的懲罰（撒下 24:16），天主要用烈焰消滅罪人（依 33:14）。

不是烈焰而是“天主的榮耀”籠罩著牧羊人（路 2:9）。

善意的人？

天主與罪人相遇卻沒有毀滅他們，而是以生命的摯愛包裹他們。

所有的一切與司祭和拉比們的教導完全相反。

而牧羊人，“他們非常害怕”（路 2:9）因為他們知道見到天主不可能還能繼續活著（申 5:24），天使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誕生了一位救贖者，他是主，默西亞”（路 2:10-11）。

路加提前預告了牧人在他福音內容中的場景。“大喜訊”就是上主的天使已經來臨，耶穌不是預言的懲罰罪人的默西亞（路 3:7），而是他們的救世主（路 19:9-10）。這個大喜訊不只是帶給牧羊人的，而是帶給全人類的。

當天主彰顯自己時，他否認了宗教作為他的意志。

一直以來天主被教導為懲惡揚善的天主。“大喜訊”就是不獎勵善，不懲罰惡，他傳遞給每個人的愛沒有區別。天主的愛不取決於人的行為和他的反應，而是將他的愛豐厚地傾注在每個人身上，“因為他對待善人和惡人，是仁慈的”（路 6:35）。

天主將他的愛和寬恕給予人不是因為他們值得，而是因為他們的需要。天主的愛不再是給予擔當的起的人，而是給予接納的人，表達了他免費和慷慨的無限慈悲。

牧羊人，沉浸在他們的罪惡中，他們沒有獲得救恩的任何優點。天主的榮耀光照著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值得的人，而是因為天主是愛（若一 4:8），除了對他們愛的流露，他沒有用其他的方法與人類溝通。

天使加入到讚美天主的佇列，讚美天主：“天主受享光榮于高天，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路 2:14）。

天主的榮耀彰顯在可見的地球和平上，就是在所有那些促進人類生命豐富和幸福的人，是所有的人，無一例外，都是被主所愛的。在過去，這個句子的拉丁（拉丁文）翻譯不準確，認為和平的目的是“人良好的意願”。在這個翻譯中融入了值得的意思：和平為了那些應該得到的人。對於福音作者來說和平是天主給予所有人的願望，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愛的對象。

牧羊人急於知道天主報告給他們所發生的事情，匆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並那躺在馬槽中的嬰兒。他們看見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論這個小孩所說的事，傳揚開了”。（路 2:16-17）。

巨大的驚喜：“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人向他們所說的事。”（路 2:18）。

天主怎麼可能顯現給罪人，不消滅他們，反而用他的愛包圍他們呢？

怎麼可能，默西亞沒有審判惡人，而成為他們的救世主呢？

如果牧羊人講述的是真的，那麼宗教關於天主教導的一切都將崩潰...

耶穌誕生了，宗教結束了。

所有的人都驚訝了，包括瑪利亞。

但是她對於牧羊人所說的沒有心生反感。她不拒絕天主的新消息，儘量去理解：“瑪利亞卻把這一切默存心中，反復思想”（路 2:19）。納匝肋的女孩，她已經接受了天主的創造行動，在她的生命中體現了一種全新的方式，繼續與全新天主的步調一致：“他已經更新了一切”（默 21:5）。

福音作者用轟動的方式結束了這段插曲：“牧人們為了他們所看見和聽見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們說的一樣，就光榮讚美天主回去了”（路 2:20）。讚美和光榮天主曾是“服侍上主天使們”（1 Enoch 40,1-10）的任務，“七個天使隨時進入天主的榮耀中”（多 12:15）。

一旦被他的愛籠罩，牧羊人，那被判決離天主最遙遠的，現在擔任起天使同樣的任務，認為是最接近天主的，正因為如此，他們會光榮和讚美天主，並且繼續做他們的牧羊人。

至高者天主子的誕生僅僅意味著驚喜和新奇的開始...

絆腳石

瑪利亞的兩隻斑鳩

從牧羊人的敘述中，“牧人們為了他們所看見和聽見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們說的一樣，就光榮讚美天主回去了”（路 2:20），路加急速地進入了更多的塵世的和世俗的主題。

牧羊人聽見的，對於他們來說，人類的棄兒，他們的救贖來到了，他們看到基督天主的誕生就如同他們中的一個，躺在馬槽裡。但是有許多天上的天使在唱“天主受享于高天”（路 2:14，），現在一切都消失了，他們又回到了每天的生活中。

牧羊人的敘述讓所有的人都感到驚訝，瑪利亞沒有拒絕，而是等待那個消息，從目前來看，似乎並沒

有影響到她和丈夫的行為。他們在遵守法律中長大，認為主的旨意是唯一和最終的表達。瑪利亞和若瑟仍然認為法律是有效的。

納匝肋瑪利亞的經驗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她將一切凍結起來，等待生活的驗證和結出果實。天使對她說，聖神要臨於她，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被稱為天主的兒子”（路 1:35），但是瑪利亞和若瑟奉獻耶穌進行割損禮，他們認為亞巴郎的兒子已經是天主的兒子。

四十天后耶穌行割損禮，福音作者介紹瑪利亞和若瑟上到耶路撒冷聖殿為遵守母親的取潔禮（肋 12）和贖回長子（出 13:1-2）兩項法律。

他們想要奉獻給聖殿那個來自聖神的已經是聖者的人。

在猶太宗教的眼睛裡，一個孩子的出生，不是創造了一個奇跡，而似乎總是需要贖罪的。

肋未記這本書，被視為天主永恆不變的意志的體現，書中規定，孩子行割損禮之後，母親“還要守度三十三天的潔血期”（肋 12:4）。

法律無一例外：每個分娩的女人都是不潔的（肋 12:2），瑪利亞也一樣要有四十天的不潔期“不能碰觸任何聖物，不可走進聖所，直到滿了潔血期”（肋 12:4）。滿了取潔的日期後，上到耶路撒冷聖殿，在會幕門口交給司祭“一隻一歲的羔羊獻做全燔祭，一隻雛鴿或一隻斑鳩，獻做贖罪祭”（肋 12:6）。在母親的取潔禮之後，法律規定，贖回那個孩子，因為“凡開胎首生的男性，應祝聖於上主”（路 2:23；出 13:12）。

每個首生的男性都屬於上主（出 13:2），但是可以交付給聖殿五協刻耳銀子（戶 18:16）贖回來，相當於一個人二十個勞動日的報酬。福音作者並沒有提及到這樣的交付方式：耶穌不會被贖回因為他一直住在他父親那裡（路 2:49）。

瑪利亞和若瑟為了女人取潔禮的奉獻，他們無法按照肋未記的規定交付“一隻一歲的羔羊”（肋 12:6），而是交付了一對斑鳩（一隻作為全燔祭，令一隻作為贖罪祭）（肋 12:8；路 2:24）。

沒用的儀式

瑪利亞和若瑟願意“按照法律履行一切事情”（路 2:39），路加在敘述中強調使用了五次“法律”

(路 2:22-29)，就像梅瑟五書。但是瑪利亞和若瑟的旅程被福音作者突然出現的一個詞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那時!”，路 2:25)

一個“聖神降臨到他身上”的人，西默盎，意思是“上主傾聽了我”(創 29:33)。他被福音作者指做是一個正義和虔誠的人，他正期待著以色列的安慰，不一定說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

路加的基本描述似乎並不是為了初期基督徒，也是為了糾正其他偽福音作者對西默盎是一位一百一十二歲(Ps. Matteo15,2)的老司祭的說法。

西默盎不是司祭，而是一位先知，他不是一位講究儀式的人而是一位生活的人。聖神就像“風隨意吹到哪裡”(若 3:8)，降臨到他身上，他與聖神的和諧讓他堅信在未看見上主的受傅者、人民的解放者默西亞之前，決見不到死亡。

因聖神的感動，西默盎來到聖殿，“正在那時，抱著嬰孩耶穌的父母正進來，要按著法律的慣例為他行禮”(路 2:27)。

迎接他們的不是“遵照梅瑟法律執行取潔禮”(路 2:22)的司祭，父母遇到了一位來自聖神決定的男人，他阻止了不必要的儀式。

西默盎抱起孩子，他無心講那些儀式的語言，而是講了聖神的效能和生命的言語，通過他的話讚美了天主：“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因為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援，即你在萬民之前早準備好的：為作啟示異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榮耀”(路 2:29-32)。

西默盎沒有告別離去，而是讚美天主通過耶穌將他的救恩普施於全人類，這將在五旬節體現出來，當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聽到了“他們在講論天主的奇事”(宗 2:11)。以及平安，就是天使向他們宣佈的被主愛的人(路 2:14)，不再是對將來的一個承諾，而是現實存在的，西默盎現在完全是生活的，因為聖神在那裡，平安就在那裡(迦 5:22)。

西默盎的話留給耶穌父母親驚訝。西默盎讚頌天主他看到的嬰孩就是“為作啟示異邦的光明”(路 2:32)，即外邦人民。

瑪利亞和若瑟對於牧人向他們報告的，誕生的就是他們的救世者(路 2:18)已經感到驚訝。現在西默盎宣佈救恩也延伸到外邦人，因為他們也是天主的子民。

這讓他們非常迷惑不解，因為每一個以色列人都知道外邦人不能得救，他們應該被消滅（“以色列家族，在上主的國土內，要佔有他們為奴婢；於是以色列人要俘虜那俘虜過他們的人，要統治壓迫他們的人”依 **14:2**），被選中的民族是以色列，這個不能授予其他民族的特權（“你的光榮不能授予其他國民” **Bar 4,3**）。

沒有時間來驚奇。

西默盎繼續他的讚美，祝福孩子的父母，然而出乎意料的對孩子的母親說出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神秘預言：“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複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靈”（路 **2:35**）。

如果西默盎打擊瑪利亞對她說這些悲慘的話和她將來悲慘的結局，是因為路加在她身上看到了忠實的以色列，這個民族要被一把利劍分開，就像厄則克耳先知所預言的（“刀兵應橫在那裡”則 **14:17**）。瑪利亞和若瑟上到聖殿本想找司祭為孩子的母親取潔。然而他們遇到了一位充滿聖神的人講述了潔淨以色列的話。

西默盎提到的利劍就是天主話語的力量（智 **18,15**；依 **49:2**），在希伯來書信中的描述話語就是“天主的話是有效率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要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四年”（洗 **4:12**）。將天主的話比為一把劍的說法在保祿的書信中也可以找到（“拿著聖神做利劍，即天主的話”弗 **6:17**），在默示錄中，可以讀到從：“從他的口中發出一把雙刃的利劍”（默 **1:16**；**2:16**；**19:15**）。

耶穌和他的資訊將是引起深刻對比和以色列內部撕裂悲劇的原因，並且由於他會導致“父親反對兒子，兒子反對父親；母親反對女兒，女兒反對母親；婆母反對兒媳，兒媳反對婆母”（路 **12:53**），代表了陳舊的（父親，母親，婆母）和新的（兒子，女兒，兒媳）之間的衝突爆發。

耶穌對於某些人來說是跌倒的絆腳石（伯前 **2:7**；羅 **9:33**），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屋角的基石（宗 **4:11**）。西默盎向瑪利亞宣佈他兒子的話語將貫穿她的整個一生，這話就像一把利劍，將迫使她做出不可避免的痛苦選擇。

如果接受天使的傳報使她成為耶穌的母親，接受兒子的資訊使她成為耶穌的門徒。但是這句話往往會

成為不解、悲傷和分裂的根源，就像耶穌對她母親最初說的那些話：責備她的話（路 2:49）。

衝突開始

一個缺乏條理的家庭

路加以在耶路撒冷聖殿重新找到耶穌（路 2:41-52）作為耶穌“童年時期的福音”。在這段插曲中，也就是說有些小的驚慌，沒有人看到他的身影，瑪利亞沒看到，若瑟也沒有看到，他們的孩子消失不見了，在他們旅程一天之後他們才意識到，耶穌對他的父母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尊重。

在過去，人試圖為他的三種行為找到藉口，但實際上，他使不幸的情況更加糟糕。他試圖使找到他的父母明白他應該留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但是在混亂的節日裡，他的父母沒有明白他。

儘管沒有這方面的任何文獻或者相關的歷史傳統，或者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們設想出一個理論，旅行的隊伍可能由兩個不同的群體組成，所有的男性為一隊，所有的女性為另外一隊，孩子可以任選其中一隊。

若瑟沒有看到孩子在自己這一隊，認為耶穌剛剛十二歲，因此還是個孩子（十三歲進入成人年齡），應同他的母親在一起。

母親沒有看到耶穌，認為他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同他的父親在一起。

試圖減輕他們的罪過，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更多人展示的聖家，路加流露出來的卻是一個沒有條理的家庭。

如果將路加的這段福音作為一段編年史來看，你會很快發現福音作者的敘述牽強附會，充滿了荒謬和矛盾。福音作者並沒想將這個故事作為編年史事件來敘述，而是作為一個關乎到神學信仰的事件來敘述的。在這個插曲中，福音作者提前預示了以色列面對默西亞的反抗，以及來自耶穌家庭和他門徒們理解耶穌的難度。

對於耶穌父母的形象，福音作者無意去描繪具體的個人，但是以色列很難明白這個反常的默西亞，他的每個計畫和每個期待都不在他們內。

为了更好的說明這一點，福音作者刪除了敘述中的每個人的名字，除了耶穌之外。只是說他的父親和母親，耶穌的父母，而在整個段落中都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

聖神的阻擋

耶穌的父母遵守上主的法律（出 **23:17**；**34:23**），按照慣例上到耶路撒冷去（路 **2:42**）過逾越節，隨身帶上了耶穌，他只有十二歲，儘管每個被要求去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猶太男性從十三歲開始。

他們離開納匝肋，恩寵之地（路 **1:30**；**2:40,52**），為了上到耶路撒冷，被法律統治（路 **2:22-24**；**28,29**）、參與聖殿朝拜的地方。那個他們尊崇為殿宇的地方，對於耶穌來說無疑就是“一個賊窩”（路 **19:46**）。

他們所看到的這座宏偉的建築將要徹底被拆毀：“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路 **21:6**）。

聖神的經驗，與西默盎的相遇，似乎還沒有在耶穌的父母身上產生任何變化。宗教傳統有著如此強大的力量，它深深滴植根於人內，阻止天主的創造行動，聖神在他的生活中產生的影響是緩慢的。

耶穌的父親和母親也希望耶穌參與分享他們的宗教，與過去的傳統結合，他是“更新一切的”（默 **21:5**）那位。

節日慶典持續一周（肋 **23:5-8**），但是要在耶路撒冷停留三天就足夠了。最後，他的父母重新回到了包括全族家人的旅行隊伍。

父母們相信耶穌跟隨他們，追隨他們的腳步。但是耶穌並沒有尾隨他們。

孩子沒有跟隨父親的道路，也沒有跟隨母親的道路。

他已經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這是天使向匝加利亞宣佈的，在這個時代需要“為父的心轉向兒子”（路 **1:17**），但是耶穌的父母還沒有明白他們應該跟隨他們的兒子，而不是反對他。

當他們意識到耶穌沒有跟隨他們時，他的父母重新踏上旅程回到耶路撒冷。儘管這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卻也用了三天的時間才找到他，這意味著他們在到處找他，更不必說在他呆過的地方。

終於在聖殿找到了耶穌，卻不是在專門進行禮儀慶典的地方，而是在那個為法律講授保留的地方，撒

落滿的遊廊下（若 10:23），耶穌“坐在經師們中間”。

路加安置耶穌，“充滿了智慧”（路 2:40），中間是天主智慧的位置（“智慧頌揚自己，在他的民族中獲得榮耀”，德 24:1）。福音作者在耶穌的身上更多的使用了老師這個詞，將他作為一個出類拔萃的老師來介紹，他的教導使其他經師們的講授黯然失色。

耶穌坐在那個典型的講道的位置上（路 4:20）。他不只是聆聽其他經師們的講授，而是也詢問他們，沒有給予他們回答的時間。關於其他經師們的回答沒有任何報導，他們：“除了他自己，沒有人明白他的詢問和他的回答”（路 2:47）。

對於“除了他自己”明顯經師們沒有接受耶穌的那些詢問。接下來，耶穌進入聖殿講道，宗教當局想要殺死他（路 19:47）。

奧妙的話

他們一看見他，便大為驚異。

他們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驚奇，他們在聖殿裡經師們中間找到自己的兒子。他的母親開始責備耶穌：

“我的孩子，為什麼你這樣對待我們？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路 2:48）。

那麼，再一次提到母親時沒有提到她的名字，福音作者將她作為以色列信仰的形象來描繪的，他們不理解這個出生的默西亞。

在母親反叛兒子責備兒子的話語中，可以讀出以色列的一切挫折，他們想以各種方式集他們的傳統和他們的歷史於耶穌一身。對於他們來說一個從所有的傳統和人民期待中解放的默西亞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認為耶穌是屬於他們的，應該依靠他們。出於這個原因，母親喊耶穌為我的孩子（希臘語中，兒子一次源于動詞生出，特點是依賴母親），這個詞在福音裡面被使用到耶穌，天主子身上。

耶穌以更加嚴肅的責備回應母親的責備：“你們為什麼尋找我？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嗎？”在路加福音耶穌的塵世生活中，他最初的話語和最後的話語中，涉及到父的話題時（路 2:49；23:46），這是唯一一次對母親的責備。

耶穌責備他的父母，即因為他們在尋找他，也因為他們本該明白他的意圖，但是耶穌的父母卻：“不

明白他對他們所說的”。

父母的不理解包含了全體子民的不理解。耶穌的家庭不理解他，他的弟子們也不明白他，天主的資訊要通過兒子彰顯出來：“連他的兄弟們也不相信他”（若 7:5）。

誤解陪伴著耶穌，儘管他試圖要他的門徒們明白默西亞的計畫，他為愛所有的人奉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們不明了這話，這話為他們還是蒙蔽著，不叫他們瞭解；他們又怕問他這話的意思”（路 9:45；18：34）。

在他嚴肅的回答中，耶穌強調了他的父親是天主，而不是若瑟。

父親是那個除了給孩子延續生命的人也是延續自己宗教傳統的人。耶穌不接受若瑟傳遞給他的傳統。他不是若瑟之子而是天主之子，他不是以色列傳統的繼承人，而是天主可見的愛的見證人（路 3:22）。儘管有誤解，耶穌的母親沒有拒絕兒子的話，而是繼續“默存在心中”，就像之前關於牧人們說過的話（路 2:19）。

母親現在開始明白了西默盎的黑色祝福：“將有一把利劍...”（路 2:35）：耶穌的話就是穿透生命，促使人做出艱難選擇的一把利劍。就在那一刻，被播下的話語的種子開始發芽，將耶穌的母親轉變為基督的門徒，但是路還很漫長和艱難。

肋旁的手指

被拆毀的牆

根據福音作者的描述，耶穌三次試圖在會堂裡講道：第一次被突然打斷了（穀 1:21），第二次，他們決定殺死他（穀 3:1-6），第三次在納匝肋，他們試圖暗殺他（路 4:16-30）。顯然聖地和宗教人士不僅僅要阻抗聖神的行動，而且對於天主子還是敵對和危險的。

雖然沒有提到名字，但是很容易認為瑪利亞和其他居民一起出現兒子在家鄉會堂裡唯一的一次講道（路 4:16-30）現場。

試圖迫害耶穌只是佈滿了默西亞生命中眾多悲劇事件中的一個，像一把利劍，越來越刺痛瑪利亞的生

命（路 2:35），迫使耶穌的母親做出艱難和痛苦的抉擇。

耶穌再次回到納匝肋時，同鄉親們認識的那個耶穌已經徹底不一樣，他們很難認出他。耶穌身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以前的那個他。

還有他已經加入了施洗者若翰在曠野裡運動，同所有的人在約旦河裡受洗。但在洗禮的那一时刻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聖神降臨在耶穌身上，天主宣佈那是他的愛子：“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路 3:22）。

耶穌在約旦河經驗到天主的臨在，在他的生命中產生了徹底的變化，現在若瑟的兒子充分地意識到他是天主子，被主派遣來開創天主的國度。

耶穌，“因聖神的德能”回到加里肋亞（路 4:14），在那個地區，在納匝肋他成長的地方開始講道。在安息日奉獻給主，進入家鄉的會堂。

納匝肋的期望是極大的，因為他們同胞的惡名已經傳遍加里肋亞，耶穌所做的似乎沒有損害他的名譽。事實上，他被依撒意亞先知賦予角色，馬上尋找到一段有名的聖詠，熟記在人們腦海裡的，因為他是期待已久的解放以色列的默西亞：“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信，治療破碎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向盲者宣告複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慈之年...”（依 61--62）。

在這段預言的文字裡，宣告了天主的受傅者，默西亞解放的階段。他向窮人宣佈將他們的貧窮進行到底，被外邦統治壓迫下的人民要獲得自由，宣佈恩慈之年，在這恩慈之年要頒佈：“所有的人個歸其祖業，人各反其家庭”（肋 25:10）。然而令人費解的是耶穌截取式的閱讀，而忽略了人民更加關注、更為重要的那一部分，“我們天主報仇的日子”（依 61,62），這與上主恩慈之年的宣佈是分不開的。那個“我們上主報仇的日子”是與外邦人戰鬥已久的標記，他們必須被制服，成為以色列的奴役，就如依撒意亞先知書繼續寫道：“外邦人要為你們牧放羊群，外方人的兒子要作你們的農夫和葡萄園丁...你們要享用萬民的財務，以他們的財寶而誇耀”（依 61:5-6）。這段文字以拉比們的保證作為結論：“默西亞時代的每個猶太人都會有 2800 個外邦人奴役”（Per.Rab.,36）。

會堂裡的氣氛十分緊張（“會堂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他”），但是耶穌卻證實了先知書的閱讀，從

他的口中出來的只有“恩典的話語”。耶穌不但終止了閱讀，忽略了其中宣佈天主報仇的章節(“給西雍悲哀的人一項冠冕”依 61：3)，而且也未能使天主仁慈的行動僅僅局限於以色列。

耶穌沒有築高民族間仇恨的牆壁，而是拆毀了他們(弗 2:14)，因為天主的愛擴展到所有的民族。

以色列沒有理由保留一個民族的優越感。當一個民族聲稱被天主所選、祝福和愛意味著它排斥其他民族被祝福，他想要征服和利用其他民族，天主貶低為隨軍牧師的角色時刻準備好祝福軍隊。

上主從埃及解放了以色列，因為天主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路 4:18)，但是天主為以色列所做的那些，也使天主成為那些民族的歷史敵人(“對於我來說你們不是衣索比亞人，以色列人嗎？雅威的神諭？不是我從埃及人、非利士人和亞蘭人手中領出了你們嗎？Am 9,7”)

刪除了天主復仇的宣告，只宣告了他的仁慈，耶穌沒有引用以色列先知的正版傳統預言，天主的祝福延伸到所有的子民，包括仇人：“萬軍上主的雅威祝福他們說：我的百姓埃及，我雙手的工程亞述，我的嗣業以色列是應受咱們給的”(依 19:25)。

納匝肋的警告

耶穌說了他不應該說的話：天主將他的愛也傾注給了外邦人，那是讓人無法接受的。默西亞的任務不是消滅踐踏以色列外的那些國家(詠 2:8-9)，懲罰所有的不公正和消滅“違背法律的異教徒”嗎(詠 17：24)？

耶穌的話引起所有在場的人的憤怒，他們問他：“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

這個問題並非指向耶穌與若瑟的父子關係，這一點在納匝肋沒有任何懷疑(人都以為他是若瑟的兒子，路 3:23)，但是耶穌的舉止行為卻不像他的父親。

在當時的那個文化背景下，對於“誰的兒子...”不僅僅意味著生育他的父親是誰，而且那個人也是將來自父母的傳統傳遞給他，使之與父親有類似的行為舉止。在場的人都感到驚奇耶穌所做的事情並不像他的父親若瑟的行為態度。

在當時的整個加里肋亞地區，尤其是山區的納匝肋的那一帶，他們不斷的反抗羅馬人的統治，引起騷亂，然後以血腥的戰爭結束(宗 5：36-37)。

納匝肋的絆腳石基於這樣的事實，他們在耶穌的話語中找不到與他家族共用的好戰思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一些古文 (Ab.Z.Y.40d;Tos.Ch.,2,22-24)中。潘朵拉可能是建立了納匝肋人的著名綽號，也就是耶穌父親的祖父 (Epifanio, Adv.Haer.III,78,7)。

但是耶穌不是若瑟之子潘朵拉，而是仁慈的天主之子 (路 6:36)。在他內沒有仇恨和暴力，而是給予所有的人完全的愛，甚至是仇人 (路 6:35)。

耶穌來了不是為了復興以色列王國，而是為了創建天主的國度 (宗 1,3:6) 不是統治其他的民族，而是將父的愛傾注給全人類。

納匝肋人燃燒的失望和挫敗感轉變為對耶穌的反對，而不是去試圖解釋和安慰靈魂。面對在場人的激烈反應，人們憤怒了他們期待已久的默西亞在談論愛，而不是報復打擊敵人，耶穌將手指放在肋旁的傷口上，指向以色列歷史上的兩個情節，他們寧願不記得事實。

對於外邦人他們被仇恨和蔑視所蒙蔽，猶太人不明白為什麼，當以色列被饑荒蹂躪，被麻風毀容時，天主派遣他的先知們幫助外邦人而不是援助他的子民。然而，耶穌提醒他們在饑荒之年他們是如何饑餓，天主派遣了麻風病人進入了以色列，唯一一個痊癒的是借著先知厄裡叟工作的外邦士兵，(列上 17:8-16；列下 5:1-4)。

太過分了：“在會堂中的人聽見這些事情，都憤怒填胸，起來把他趕出城外，領他到了山崖上---他們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 (路 4:28-29)。

納匝肋人的反應讓他們對之前耶穌說過的：“沒有一個先知在他的家鄉受歡迎的” (路 4:24) 心生憤恨。耶穌的這些話指向耶利米亞的悲劇，這個阿納托的先知正是他的同胞們企圖暗殺他：“不要奉上主的名講預言，免得你死在我們手裡” (耶 11:21)。

在納匝肋發生的只是將來發生在耶路撒冷的那件事的預演，在那裡耶穌被所有的人拒絕。納匝肋沒有成功的那件事，耶路撒冷的民眾將要實現，他們將他帶到城外殺死了耶穌 (希 13:12)。

瑪利亞在或不在猶太人的教堂裡，騷動的同胞們都決定要殺死她的兒子，都將她置於痛苦的選擇面前：耶穌作為民眾的叛徒，按照法律他應該死 (申 13:10-11)。

她要站在那一邊

來自瑪律谷福音的瑪利亞

耶穌被捕

瑪律谷福音被認為是最古老的一部福音，他嚴肅地保留了整個悲劇情節，不管是瑪竇還是路加，在審查部分都沒有太強烈的渲染這一部分（瑪 12:46-50；路 8:19-21）。

情節在這個問題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耶穌開始他的行動之後，唯一一次母親與兒子相見的情節（或者更好的說相遇）。

在此之後，在只有關係到與兒子的關係方面（“瑪利亞的兒子”，谷 6:16；瑪 13:55）時，耶穌的母親從瑪律谷和瑪竇的福音裡消失了。相反，路加在他事業的第二部分又回到瑪利亞的存在上，就像在宗徒大事錄裡耶穌的母親同其他婦女和耶穌的兄弟們，一起出現在耶路撒冷，稱為首批使徒團的一部分。（“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1:14）。

瘋狂的基督

耶穌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瘋子。安息日他進入葛法翁會堂，公開違背天主的法律（穀 3:1-6）。

從那時起，經師們，以色列的最高宗教權威，認為耶穌是一個褻瀆者，應該受到死亡的懲罰（穀 2:6-7）。

耶穌的行為似乎證實了經師們的判斷。他曾經號召肋未跟隨他，作為一個稅吏，被認為是無可救藥的，

該死的和不潔的人（穀 2:13）。不只如此：耶穌同那些被天主詛咒的人保持良好的關係，與不潔的同

席，如稅吏和罪人，製造絆腳石，引起那些虔誠的遵守潔淨法律的法利賽人的強烈憤慨（穀 2:15-16）。

但是這一次他超過了底線。

這還不夠，面對法利賽人指責他的門徒們不守安息日的指控，他還保護他的門徒們（谷 2:23--27）；

現在耶穌自己也公開地違背遵守安息日的法律。

在所有誡命中，拉比們認為遵守安息日是最重要的一條誡命，正是這一條，他們教導為，這是唯一一

條天主自己連同他的天使們也一起要遵守的誡命（Giub.2,18）。

違背安息日無異於違背了所有的法律，應當被處以死刑（出 31:14-15）。

耶穌，儘管法律禁止在安息日進行一切類型的工作，他知道這一天應該奉獻給上主，不能探訪照顧病人（Shab.M.22,5），他卻在會堂裡治癒了一名枯手的人。太過分了：“法利賽人一出去，立刻便與黑落德黨人做陷害耶穌的商討，為除滅他”（穀 3:6）。

很顯然他受到了宗教當局的排擠，並且他們打算暗殺他，耶穌打破了這一點，並邀請十二門徒跟隨他：“為同他常在一起”（穀 3:14）。十二門徒的數目同樣是古老的以色列支派的數目（創 49:1-28）。耶穌與他們一起建立了新的以色列，替換了那些不接受他的人（若 1:11）。

這是分裂的實現。

情況是如此的嚴重，宗教機構邀請了總部耶路撒冷的經師代表團，以色列的官方神學家們來到葛法翁。經師們的反應極端暴力。他們宣判耶穌：“附有貝耳則步，依賴魔王驅魔”（穀 3:22）。

關於這一點，家庭不能干預，認為他確實是錯誤的：“他的人聽了這一些，便出來抓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瘋了’”（穀 3:21）。

家屬們認同經師們頒佈的這一點：耶穌瘋了（“他附有邪魔，穀 3:30”）。

他們並不打算說服耶穌的錯誤和他的愚昧無知。與耶穌再也沒有更多要討論的，必須採取行動，將他作為瘋子逮捕他。

福音作者強調了事情的嚴重性，耶穌家族宗教的作用，同樣的動詞涉及到黑落德王抓捕施洗者若翰（穀 6:17），試圖抓捕耶穌的是公義會（穀 12:12;14:1）以及出賣他的人是猶大（穀 14:44-46）。

那麼瑪利亞呢？

與家人耶穌似乎沒有過輕鬆的關係。

在納匝肋沒有人相信他，正是因為這一點耶穌因“他們的無信心而感到詫異”（穀 6:6），他的家人對他也沒有什麼可重視的：“連他的兄弟們也不相信他”（若 7:5）。耶穌的家庭成員決定逮捕耶穌，母親的身影出現了，擺在第一位：“耶穌的母親和他的兄弟們來了，站在外邊，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穀 3:31）。

不管是耶穌的母親還是他的弟兄們都沒有提及他們的名字。根據福音作者使用的文學技巧，匿名人物指的是某些代表性人物而不是真正的某個人。耶穌的母親和他兄弟們的態度是要逮捕他，不能讓他玷污自己的家庭。

瑪律谷寫道耶穌的家人站在“外面”。站在“外面”意味著被天主的國排除在外，也是用這個方式指向那些外幫人（“天主國的奧義只賞給了你們，但對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穀 4:11）。

有那些坐在他身邊圍繞著他的那些人形成的這個屏障，阻止耶穌的家族靠近他，那些人對於默西亞和他的資訊給予充分的支援。

儘管以色列的最高宗教權威，不是別人正是來自耶路撒冷來的，他們判定耶穌“附有貝耳則步”（穀 3:22），還有誰會毫無疑問地選擇留在他身邊呢？

由那些稅吏和罪人組成的群眾在耶穌身上找到了對於他們來說的一個好消息：天主愛不潔的以及受詛咒的人。就是這些人當中的“許多人跟隨了他”（穀 2:15）。

家裡的人沒有。家裡的人沒有跟隨耶穌而是跟隨了經師，為此他們站在外面，與他們的親人沒有任何接觸的可能性。

但是有些人指給耶穌他家庭的存在：“看，你的母親和你的兄弟們在外邊找你”（穀 3:32）。

耶穌家族的用心是什麼，可以通過動詞尋找，這個詞福音作者使用了十次，總是在消極或敵對的情況下使用，例如宗教當局和猶大尋找耶穌為了殺害他（穀 11:18；12:12；14:1）。

在宣講中耶穌再次強調他的家人“站在外面”。他們同那些圍繞著耶穌的敗類，那些稅吏和罪人沒有任何關係，對他沒有那麼多的瞭解。他的家人並不打算與那些同“附有邪魔”（穀 3:30）的人站在一起的人有任何牽連。

耶穌警告前來尋找他的母親、兄弟和姐妹，耶穌原地沒有動。他沒有去見他們。甚至也沒有邀請他們走到自己跟前來。“他回答他們說：‘誰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谷 3:33）。

耶穌說出的話像匕首一樣刺痛人心，因為他的話就是神的話，“他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 4:12）。

耶穌，他打破了以色列，召叫了十二個門徒建立了天主的新子民，現在他終止了同家人的關係，同那些跟隨他的人建立了新的家庭：“遂環視他周圍坐著的人說：‘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因為誰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谷 3:34-35）。

耶穌用他嚴厲的話語斷絕了大多人家庭成員不承認的血緣關係，同跟隨他的那些人，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建立了真實的家庭關係。同耶穌真正相連接的關係不是血緣紐帶，而是建立在天主話語基礎上的思想上的共融（路 11:27-28）。

他的家人，被封閉在狹隘的以色列宗教民族主義裡，他們不明白耶穌要以更廣闊、更普世的視野，向所有的人開放：“任何人...”。

屬於耶穌意味著不受民族、宗教、國籍的任何限制，向所有願意實行天主旨意的人開放：“每個人通過實踐愛相似他，成為他的義子”（弗 1:4）。

對於耶穌的母親與以前生了他再沒有任何關係。擺在面前的就是一個選擇。她可以同她的家人回到納匝肋去，離開瘋狂的耶穌，或者是決定成為基督信徒的一份子，永遠離開他的家人。任何一種選擇都是悲劇的和要承擔後果的。在當時的文化裡只有妓女生活在家庭宗教以外...

瑪利亞的兒子

經師們的復仇

認為兒子瘋了能夠掌控兒子失敗之後，耶穌的母親在瑪律谷福音裡消失了，就像在瑪竇和路加福音裡一樣。公開的是瑪利亞如何選擇的問題：她跟隨了她的兒子還是同她的宗教家庭回到了納匝肋？福音作者沒有提供答案只是提供了一些線索。

儘管他的家人認為耶穌瘋了，他的名聲是一個巫師或者通過邪魔工作（穀 3:3），耶穌照樣決定同他的弟子們回到納匝肋。雖然故事發生在這個小鎮上，但是福音作者並沒有明確寫出它的名字，而是寫道“耶穌來到了自己的家鄉”（穀 6:1）。對於福音作者來說，發生在納匝肋的那件事情不就是在全以色列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提前預告嗎？

耶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福音作者沒有報告他的同胞們，以及他的家人有任何反應。

每次耶穌來到一座城市，全城的人都會馬上聚集來（穀 1:33）。

在納匝肋沒有一個人來。耶穌被人認為是一個最好應該避開的瘋子。

由於沒有任何人對耶穌和他的教導感興趣，倒是耶穌主動先開始，“到了安息日，他便開始在會堂裡教訓人”（穀 6:2）。

第一次耶穌在葛法翁的會堂教導人，儘管同一個附有邪魔的人發生了意外的事件，但是在場的人都承認耶穌的教導具有權威性，而不是經師們的教導有權威，“他的聲譽遂即傳遍了加里肋亞”（穀 1:28），而不是納匝肋。

小城鎮連結著傳統，“所做的總是如此”，對於每一個消息都是伴隨著懷疑，都認為是對他們安全的攻擊。傳統教義教給他們不要承認耶穌的教導，納匝肋人反對和譴責耶穌的教導。在納匝肋沒有人試圖將新酒裝在舊皮囊裡（穀 2:22），而是完全不接受他，甚至連品嚐一下都不想（“也沒有人喝著陳酒，願意喝新酒的，因為他說：還是陳的好！”路 5:39）。

猶太會堂裡，所有在場的人都反對耶穌，仇恨讓他們在評論中避免提及他的名字，用輕蔑的方式指向他：“他這一切是從哪裡來的呢？所賜給他的是什麼樣的智慧？怎麼借他的手行出這樣的奇能？”

（穀 6:2）。他們不能從耶穌的教導中辨認出天主的話，和在他的行動中覺察到天主的標記，他的鄉親們得出的結論是他的奇能來自于惡魔，從而證實了經師們對耶穌的指控（“他附有貝耳則步，賴魔王驅魔”，穀 3:22）。

在葛法翁的會堂裡，所有的人都驚訝耶穌的教導，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威似得，不像經師們一樣”（穀 1:22），經師們遭到了聲譽掃地之後，現在是經師們的報復。

納匝肋，他的家鄉，發生了與葛法翁相反的情況。在那裡，耶穌的教導讓經師們的聲譽崩潰，而在這裡耶穌丟失了他的聲譽。

納匝肋人撇清了同耶穌的關係，總是避免提及他的名字，這樣稱呼他：“這人不就是那個木匠嗎？他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伯、若瑟、猶達、西滿的兄弟嗎？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們這裡嗎？”（穀 6:3）。

從瑪律谷福音裡我們知道耶穌曾經是一個木匠（在瑪竇福音裡，他是“木匠的兒子”，瑪 13:55）。不管是在希臘語中或者在希伯來語中，他們都有工匠的意思，石匠，木匠或者五金匠人，可以指木匠也可以指木工。

在德訓篇中，木匠被放在經師的對立面上，在那一段裡，將智力勞動的貴族同貧困的手工業者作為對比。因此儘管“經師的智慧，是從悠閒中得來的；事務不繁忙的人，方能成為明智的人”（德 38:24），
“工匠們...在民眾的會議中卻沒有人推薦他們...他們不會講解律例和正義也不會發明格言”（德 38:28；33；34）。此外，在先知書中，木匠的工作總是以消極的方式呈現，他們被成為偶像的製造人（依 44:9-20；耶 10:1-6）。

納匝肋人這樣評估耶穌講論的題目的重要性：他不是經師，也不是長老，而是一個木匠，所以他的教導不但不能夠提供任何真理的保障，並且懷疑他講論的根源。

基督的無能

從智慧的角度考察了耶穌後，現在納匝肋人又在調查他的家人，而奇怪的是耶穌沒有按照當時的習俗被稱為某位父親的兒子，而是說他是母親：“瑪利亞的兒子”。

在瑪律谷福音裡一直沒有提及若瑟，即使是父親死亡的時間。從來沒有一個人被作為母親的兒子來稱呼（在平行的路加福音裡，可以讀到“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路 4:22），是否不是為了羞辱他，像 Iefte 一樣，形容他為“一個妓女的兒子”（Gdc 11,1）。

幾乎做了很細緻地人口普查，納匝肋人細數了耶穌的整個家庭，精心列舉出他有四個兄弟（雅各伯、若瑟、猶達和西滿）和不精確的姊妹的數目，這些姊妹也沒有名字，因為女人在那個世界裡沒有任何尊重。

很明確“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們這裡嗎？”（穀 6:3），可能相反提醒耶穌的母親和他的兄弟們不再在納匝肋。

這是他們離開家鄉跟隨耶穌的一條線索？

耶穌的兩個兄弟，雅各伯和若瑟，在福音中再次被作為一個女人的兒子提到，當耶穌還在加里肋亞的

時候就跟隨了他，並且同耶穌一起上了耶路撒冷（穀 15:40-41）。這些婦女是耶穌受害（還有些婦女從遠處觀望，其中有瑪利亞瑪達肋娜，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及撒羅默...，穀 15:40）和埋葬的見證人。有些學者認為這個瑪利亞就是耶穌的母親，瑪律谷以此來呈現兒子的十字架和受難。

在審查完耶穌和他的家庭後，納匝肋人得出的結論是徹底否定他：“他們便對他起了反感”（穀 6:3）。在猶太會堂裡的情況比在葛法翁的會堂裡被附邪魔的人情況更加糟糕。這個人對於耶穌的存在不是無動於衷的，他曾經反對和抨擊耶穌，然後接受了耶穌給予他的解放（穀 1:21--27）。

在納匝肋沒有人來聽耶穌的話，甚至是挑戰他。

面對同胞們的拒絕，耶穌不得不注意，並證實“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外，是沒有不受尊敬的”（穀 6:4）。

耶穌，在福音裡面唯一一次稱自己為“先知”。他的稱呼不是人的智慧而是來自天主自己的表現，在葛法翁得（穀 1:22；27）到認可的這個權威在納匝肋沒有得到認可。

在納匝肋的不被接受，福音作者預示了以色列一直以來好像聾子和反對上主使者的預像（瑪 23:37），福音作者得出的痛苦結論是“耶穌在那裡不能行什麼奇能，只給少數的幾個病人覆手，治好了他們。他因他們的無信心而感到詫異”（穀 6:5）。

耶穌的使命是聖神的洗禮（穀 1:8），通傳給每個人豐富的生命。耶穌能夠釋放俘虜，醫治病人，潔淨麻風病人，復活死人。

但是他在路上什麼也不會做。

那撒在路旁的話“撒旦立時來，把撒在他們心裡的‘話’奪了去”（穀 4:15）。

會堂是一個耶穌無法溝通和釋放生命的地方（“在那裡他不能行任何奇能”）；朝拜的地方卻是不信的地方。宗教提供的殿宇卻是不願意讓天主的聖神和他的話語能夠停留的地方。

宗教當局已經做出裁判耶穌不是以聖神的能力行駛奇能，而是“依仗著魔王”（谷 3:30），百姓屈從于宗教當局，他們沒有能力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並評估自己所做的事情。宗教當局所犯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因為他們犯的是褻瀆聖神的罪（穀 3:28-29）。

耶穌離開了納匝肋，他們再也不想讓他回來了。

來自若望福音的瑪利亞

美酒與榮耀

新的盟約

在若望福音中看不到伴隨著瑪利亞信仰成長的痛苦煎熬。福音作者呈現出來的耶穌的母親已經完全轉變為基督的門徒。

在這部福音裡，瑪利亞只出現在了兩個密切相連的事件中：迦納婚宴（若 2:1-12），耶穌在那裡宣佈了他的時間（若 2:1-12）；十字架下（若 19:25-27），默西亞完成任務的時間。

若望特別注重地描述了迦納婚宴的情節，這是唯一一個耶穌彰顯了他“榮耀”（若 2:11）的細節。

福音作者設置這個婚禮在“第三天”，指向天主和以色列之間的盟約（“第三天上主要在百姓觀望之下降到西乃山上”，出 19:11）。

若望想要人明白這一段變水為酒的插曲指向盟約的轉變，由梅瑟的盟約變為耶穌的盟約。為此，關於婚禮的整個段落，先知們描繪了天主新郎同他的新娘以色列之間的主題（依 54:5；歐 2-3）。

在這段敘述中，唯一出現的一個名字是耶穌，他是天主可見的彰顯，是這場婚禮的真正新郎。其他所有的人物都是匿名的，包括耶穌的母親，四次只是以這個身份出現。通過這種文學手法，福音作者想要描繪默西亞的母親——忠實的以色列，她已經準備好履行上主的應許。

婚宴是一個涉及到整個國家的事件，沒有被正式邀請的必要：在這場婚禮的慶祝中所有的人都被邀請參加家庭的喜宴。

面對數目不詳的客人，為慶禮及時採購從三天到一個星期不等的家宴用品，要有一個人來主持宴會，主持宴會的“司席”要確保食物的供給尤其是給大家的喜酒。

但是不管是他還是參加婚禮的其他人都發現在這場婚禮上沒有酒了。

酒，喜悅的表達（亞 9：13-14）和新郎新娘間愛情的標誌（雅 1：2）。然而在這場婚禮上缺乏了酒，就如同上主和他的子民之間缺乏了愛情。

唯一一個人感覺到缺乏酒—愛情的人是瑪利亞。並且進行干預，她轉向耶穌，於是出現了以下這個情景：“他們沒有酒了”。她沒有說“我們沒有酒了”而是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的母親清楚的知道天主的愛沒有結束（“我愛你直到永遠”，耶 **31:3**），於是轉向默西亞—新郎，為要告訴他人們沒有酒的悲劇情形，是他們從來沒有經驗到與主之間的愛情。

最後的話語

耶穌對他母親的回答（“女人，這于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一直困惑著那些讀福音書的人，好像他記述了歷史而不是信仰神學。令人驚訝的是耶穌回答的語氣，既是這個事情也是他對母親的稱呼“女人”，這是對於一個已婚女人的稱呼（“妻子”，格前 **7:16**）。

在若望福音中耶穌稱呼三個女性“三個妻子”為“女人”，她們分別是天主同他盟約團體的形象：母親，總是忠於天主的以色列的新娘形象，撒瑪利亞婦女（若 **4:21**），就是那個通姦被新郎重新奪回愛的新娘（若 **4:21**）形象，而瑪利亞瑪達肋娜，則是新約團體的新娘形象（若 **20:15**）。

耶穌對他的母親說他的時刻“尚未來到”。

默西亞的時刻是他死亡的時刻（若 **13:1**），十字架上交付了靈魂（若 **19:30**），是天主愛人的最高體現，天主的能力使人們有能力將感受的愛慷慨地給予別人（若 **13:34**）。

瑪利亞明白默西亞的時刻不遠了，她吩咐僕役們要服從耶穌。福音作者使用了希臘語的僕役，但不是指僕役，而是能夠自由服務他人的人，這是天主真門徒的具體特徵（若 **12:26**）。

耶穌的母親對這些僕役說：“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

這些話是瑪利亞在福音中最後的言語，提醒人記起西奈山上民眾準備接受梅瑟頒佈盟約之前所宣佈的：“凡上主所吩咐的，我們全要作！”（出 **19:8**）。

母親，忠實的以色列形象，她意識到舊約已經衰退，耶穌正在迎來新的盟約，她吩咐僕役們同默西亞正在計畫的盟約合作。

正是這一點，福音作者報告缺乏酒—愛情的原因，並具體為“在那裡放著六口石缸，是為猶太人的取潔禮用的；每口可容納兩三百桶水”。這六口空石缸的水為了潔淨新郎家庭的罪與不潔，但是福音

作者將此延伸到猶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民。

石缸，裡面可以盛放超過六百升的水，這是宗教給人灌輸的一種無價值感，讓人感到內疚和不斷的需要天主的寬恕。

在這個宗教體系裡，人感受不到與天主共融的愛情紐帶，只是害怕他的懲罰：這就是為什麼在迦納婚宴上，與天主盟約的預像裡，沒有酒，沒有愛情。

雖然他的時候還沒有到，耶穌表明對於忠實的以色列，吩咐他們倒滿水：最終的淨化，將是默西亞的工作。

這些石頭的水缸，就像寫在石板上的舊約，裡面永遠沒有包含酒：將水變為酒是耶穌的禮物。

雖然為了淨化的水需要人不懈的努力才能獲得天主的愛，但是酒是來自天主免費的禮物。

在新約裡天主不依照人的努力賜予他的愛，而是免費的給予，作為他愛的慷慨表達，因為他的愛不是被人的優點所吸引，而是被他們的需要吸引（路 **18:9-14**）。 在新約裡面，也不再需要遵守更多的法律，而只是接受天主的愛，信徒不再被要求遵守天主的法律，而是實踐與父相似的愛（路 **6:35**）。

福音作者，在這段插曲的結尾寫道：在加里肋亞的迦納耶穌“彰顯了他的榮耀”。天主的榮耀，天主可見的榮耀，批准了第一個盟約（出 **24:16**），現在以對人無條件的愛體現在新約裡。

耶穌帶來的令人聳聞的消息不被人接受，“司席”責備新郎：“人人都先擺上好酒，當客人都喝夠了，才擺上次等的；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

福音作者將“司席”的形象作為耶穌母親的對立面來描述的。

雖然這個缺乏酒—愛情的酒席上，司席，負責執行宴會，他不僅沒有意識到，而且還抗議葡萄酒的供應順序。為了指示司席，福音作者選用了一個希臘詞，這個詞的詞根與首領和司祭的詞根相同，從而塑造了宴會上宗教領袖的形象，他們對於人民的需求就像是聾子一樣充耳不聞。如上所述，因此，司席認為過去的是好東西，表示了他們的失望因為新酒比陳的要好，他拒絕了默西亞—新郎帶來的好消息。

這個故事的結尾，福音作者寫到“耶穌和他的母親下到葛法翁”（若 **2:12**），強調了母親的立場，瑪利亞身上發生的深刻變化，她從耶穌的母親轉變為基督忠實的門徒。

而母親和耶穌成為一體，但是對於他的兄弟和他的門徒卻不是，他們陪伴著他。 這個團體現在看來似乎與耶穌一起前進，事實上將會出現無法治癒的骨折：兄弟們公開表示對於耶穌的懷疑（若 7:5），大部分的門徒，雖然曾經相信他，卻拋棄了他（“從此他們中很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來往”，若 6:66）。

母親沒有，她一直跟隨他直到十字架下：“在耶穌的十字架旁站著他的母親...”（若 19:25）。

瑪利亞的時刻

危險的教導

就像是通緝最危險的罪犯，為了逮捕耶穌發動了員警與士兵的聯合行動。彼拉多派遣了六百個士兵（一隊）並有數百人的司祭長和法利賽人派來的差役（若 18:3）。

究其大規模動用武力的原因就是來自公義會的捕獲命令，不僅僅要逮捕耶穌，也包括他所有的跟隨者。而在那一時刻耶穌以他的交付拯救了他的門徒。

耶穌迎向逮捕他的士兵，問他們：“你們找誰？”（若 18:4）。他們回答說找納匝肋人耶穌，耶穌回答說：“你們既然找我，就讓這些人去吧！”（若 18:8）。

說起他的使命，耶穌曾經說過：“派我來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給我的，叫我來一個也不失掉”（若 6:39）。為了不失掉父交給的，耶穌欣然接受失去自己的性命，從而證實了真正的牧人，就是那個“為他的羊群舍掉自己的性命”（若 10:11）的人。

但是大司祭並不滿意。

危險的不僅僅是耶穌，而且宗教當局還擔憂他的教導。消滅師傅還不夠，還要消滅那些有能力傳播耶穌教義的門徒，破壞宗教根基的邪惡教導。

為了這個原因，大司祭感興趣的不是耶穌，現在抓住他了，接下來把他殺死就行了，但問題是“有關他的門徒和教導”（若 18:19）還會繼續。

耶穌拒絕了他們，沒有告訴他們關於門徒們的任何消息，他們在此期間紛紛逃離，“因為害怕猶太人，

都把自己關在房子裡”（若 20:19）。

那個時候是極其危險的：誰要是承認自己是耶穌的門徒，那麼很可能就是導致自己被滅亡。

西滿伯多祿知道某些事情。

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曾詢問伯多祿你要為他舍掉自己的性命嗎。（若 13:38）。

現在師傅被抓獲，自負傲慢的伯多祿變得異常恐懼，並在一個看門的侍女面前否認自己是耶穌的門徒（若 18:17）。

十字架

但是耶穌並沒有被所有的人拋棄。

也有一些人敢於違抗當局，跟隨他們的師傅一直到十字架下。

若望是唯一一位沒有提到耶穌邀請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他的福音作者，但也是唯一一位表述了在十字架下出現一些人的福音作者：就是那些跟隨基督，直到他的十字架下的人：“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還有另外兩個人...”（若 19:18）。

之前母親出現在迦納婚禮上，現在母親出現在十字架下。

在迦納婚禮上，福音作者呈現了舊約的變化，從淨化的水到新酒的存在，愛情的禮物。

在加爾各答，“名叫骷髏的地方”（若 19:17），完成這個愛情的盟約。

在迦納婚宴上耶穌曾對他的母親說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在加爾各答，盟約變化的時刻，在迦納婚宴的情節裡提前實現了。而瑪利亞忠實地臨在，以前和現在“站在十字架下”（若 19:25），她是自願的，而不是在事件的驅動下實現的。

對於她，一個女人走到這一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耶穌的家庭裡她是唯一一個站在十字架旁的。

耶穌的名聲並不好，甚至在他的親戚中也是這樣的。福音作者明確地說“連他的兄弟也不相信他”（若 7:5），群眾認為他是個瘋子（“你附了魔”，若 7:20），領袖們又補充說他的附魔違背了天主，將耶穌等同於褻瀆的撒瑪利亞人（“我們說你是個撒瑪利亞人，並附有魔鬼，豈不正對嗎？”，若 8:48）。

似乎天主也在反對耶穌。

加里肋亞人，自稱為天主子的，現在卻懸在天主所詛咒的十字架上，成為被詛咒的標誌“因為經上記載：凡被懸在十字架上的，是可咒罵的”（迦 3:13；申 21:23）。

在那些以天主的名義被判罪，被譴責的人中，瑪利亞毫不猶豫地站在被判決者的旁邊，招致與耶穌一樣的譴責。

瑪利亞在十字架下的臨在不僅僅是對她家庭的挑戰，而且還是對用恭敬“天主的名義”（若 16:2）而殺人的宗教當局的公開拒絕。

站在耶穌的十字架下，若望並沒有講一位為了孩子而痛苦的母親，而是一位願意與他的師傅遭受同樣命運的勇敢門徒。

福音作者沒有提到瑪利亞的痛苦，而是想要表達她的勇敢。她是一位完美的門徒，有能力背負起要跟隨耶穌就要背負起他的十字架的條件：“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就不配是我的”（瑪 10:38）。

出死入生

耶穌被定在了為罪犯們保留的十字架上，看見他的母親和那個被認為是耶穌所愛的門徒圍繞在她的身旁。這個愛不是來自耶穌優先的愛，這是每個門徒的正常條件，就像拉匝祿和他的姊妹，他們也是耶穌愛的對象：“耶穌素愛瑪律大及她的姊妹和拉匝祿”（若 11:5）。

耶穌所愛的這個門徒在最後的晚餐裡已經出現了（若 13:23），現在在十字架旁同瑪利亞瑪達肋娜成為耶穌復活（若 20:1-9）和覺察到耶穌復活的第一個見證人。

福音作者強調了耶穌轉向母親而不是轉向他的母親。

母親不在只是耶穌的母親，而是由忠實的以色列誕生的整個團體的母親。如在迦納婚宴上一樣耶穌轉向這個女人（若 2:4），新娘。

一條引導線連接了迦納婚宴上出現的母親和最後晚餐上出現的那位最愛的門徒，在十字架下兩者都出現了。

“女人，看你的兒子”（若 19:28）。耶穌的邀請不是要求她接受做他所愛的這位門徒的母親，而是要她在這個門徒身上認出兒子，就是耶穌自己（若 17:23）。

作為死亡場景出現的歷史事件，神學將它變成了生命。生命沒有死亡，而是繼續。

在這裡福音作者描述的不是死亡，而是出生，耶穌談論他的死亡時使用了女人生產的比喻(若 16:21)。

在加爾各答耶穌沒有死亡，而是教會誕生了，“天主子...”的團體“不是由血氣，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若 1:12-13）。

然後耶穌又對他的門徒說：“看，這是你的母親！”（若 19:27），邀請其承認在母親內他的根源。

耶穌的新團體產生於古代（“救恩出自猶太人”，若 4:22）。不是破裂而是繼續，不是競爭而是共融，不是拉開距離而是靠近。

門徒接受耶穌的母親作為自己的一部分：“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裡”。福音作者想要使用這個希臘式的表達來表示親密的關係，這在若望福音的一開始已經出現了耶穌的家庭和他的子民以消極的方式拒絕了耶穌，“他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若 1:11）。

以色列無法辨認出和接受基督的來臨，但是耶穌的跟隨者卻可以接受他的母親，那個以色列的形象他們師傅根源的形象。

瑪利亞沒有失去十字架上的兒子，而是在他所愛的門徒身上接受了眾多的兒子，那些要世代稱他為有福的（路 1:48）從而實現了基督的旨意“所有的人都要合二為一”（若 17:21）。

結語

最後的祝福

“他救了別人，卻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從十字架上下來吧！我們就信他”（瑪 27:42）。

但是默西亞還是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在那個被廢黜的聲名狼藉的十字架上只是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瑪 15:45）。

在嘲笑和愚弄中耶穌死了，甚至還遭受同他一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的侮辱（瑪 27:52；穀 15:32）。這個結束，證明了耶穌不是天主的默西亞，因為他不能死，就像法律所教導的：“我們從法律上知道：默西亞要存留到永遠：你怎麼能說：人子必須被舉起呢？”（若 12:34）。

一切似乎都結束了。

跟隨耶穌的群眾，從他口唇裡飲過的，留下的那個模糊記憶也在其他群眾的叫喊中被淹沒了，或許他們一樣生氣的叫喊著要他死亡：“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路 23:22）。

大司祭和他的全體公義會滿意了。人們追尋的默西亞最終被天主的詛咒羞辱（申 21:23），最終死在了來自那個稱為父親的天主的徹底遺棄裡（瑪 27:63）。

司祭長大聲喊叫著“他信賴天主，天主如喜歡他，如今就該救他，因為他說過：我是天主子”（瑪 27:43），人們無情地戲弄著這個騙子。

黑落德和彼拉多再次使用武力解決問題，這是他們承認權力的唯一方式，並用武力鞏固了他們之間的友誼（路 23:12）。

耶穌，加里肋亞人，他最終成為了加里肋亞的另一位名人，猶大“當戶口登記的日子，起來引誘百姓隨從他；他喪亡了，跟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宗 5:37）。

“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要四散”（瑪 26:31；匝 13:7）。但是門徒們沒有等到他們的師傅被殺死就已經拋棄了他，他的被捕就已經足夠了：“於是門徒都撇下他逃跑了”（瑪 26:56）。

門徒們歎息沮喪他們曾經相信的耶穌“我們原以為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路 24:21），相反，以

色列解脫了他的救贖者。

不只是母親

儘管默西亞失敗了，但是還有一些固執的人仍然相信他，其中包括他的母親。在新約中瑪利亞最後一次出現是在耶路撒冷—猶太信徒團體中：“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1:14）。

他們人數很少只有一百多個人，“他們都是沒有讀過書的平常人”（宗 4:13），他們都是來自聲名狼藉的加里肋亞，被天主遺忘之地（若 7:52），瑪利亞就在他們中間。耶穌的母親最終選擇站在十字架旁，那個不光彩的默西亞死亡後，現在瑪她仍然屬於相信耶穌的小團體成員。

現在瑪利亞仍然隸屬相信基督的小團體面對各種反對，因為她已經有能力接受耶穌的話語。

她是將房子建立在磐石上的門徒，雖然現在被強風和洪水憤怒的打擊，瑪利亞也不屈服，她是一位元能夠將消息付諸實踐的明智女人（瑪 24-25）。

瑪利亞明白她被稱為是有福的，不是因為她懷孕了他，為他哺乳過，因為真正的有福是與他有比母親更親密、更深入的關係（“而是那聽天主的話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路 11:28）。

母親知道接受兒子邀請她建立一個新關係的激勵，一個不一樣的母子關係（穀 3:34-35），撒在她身上的種子結了百倍的果實（瑪 13:23），她由耶穌的母親轉變為耶穌忠實的門徒。

為此瑪利亞，有依撒伯爾的祝福宣言“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路 1:45），現在成為了耶穌的一部分，在他真福八端的最後祝福，他宣佈：“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 20:29）。

在基督信徒團體裡，瑪利亞沒有等到，也不需要看到基督復活的標記才相信他（若 4:48），但是請相信，她與整個基督團體，已經成為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標記。

“天上出現了一個大徵兆：

有一個女人，身披太陽，

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

的榮冠”（默 12:1）

縮略語

1. 聖經所寫

Ab 哈巴穀

Abd 亞北弟亞

Ag 哈蓋

Am 亞毛斯

Ap 默示錄

At 宗徒大事錄

Bar 巴路克

Col 哥羅森

1 2 格林多前後

1 2 編年紀上下

Ct 雅歌

Dn 達尼爾

Dt 申命記

Eb 希伯來書

Ef 厄弗所

Es 出穀記

Esd 厄斯德拉

Est 艾斯德爾

Ez 厄則克耳

Fil 斐理伯

Fm 費肋孟

Ga1 迦拉達

Gb 約伯

Gc 雅各伯

Gd 猶大書

Gdc 民長紀

Gdt 友弟德

Gen 創世紀

Ger 耶利米亞

G1 嶽厄爾

Gn 約納

Gs 若蘇厄

Gv 若望福音

1 2 3 Gv 若望一、二、三書

Is 依撒意亞先知書

Lam 哀歌

Lc 路加福音

Lv 肋未記

1 2 Mac 瑪加伯上下

Mc 瑪律谷先知書

Mi 米蓋亞先知書

Ml 瑪拉基亞先知書

Mt 瑪竇福音

Na 納鴻先知書

Ne 厄斯德拉傳下

Nm 戶籍紀

Os 歐瑟亞先知書

Pr 箴言

1 2 Pt 伯多祿前後書

Qo 訓道篇

1 2 Re 列王記上下

Rm 羅馬書

Rt 盧德傳

Sa1 聖詠集

1 2 Sam 撒慕爾上下

Sap 智慧篇

Sof 索福尼亞先知書

Tb 多俾亞傳

1 2 Tm 弟茂德前後書

1 2 Ts 得撒洛尼前後書

Tt 弟鐸書

Zc 匝加利亞先知書

2. 猶太法典縮寫

M=密西拿

Y=耶路撒冷猶太法典；

B=巴比倫猶太法典

空白處為省略號

瑪利亞不是一隻在翅膀下尋求保護的抱窩雞，而是經歷了“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看卑微貧困的人。他曾使饑餓者飽享美味，反而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 **1,52-53**）的信仰旅程。這是福音反思中展現出來的瑪利亞。這個女人的偉大不僅僅因為她是耶穌的母親，而是因為她是一位忠實的信徒，她站在十字架下如此代表了她一直支持那些被壓迫、被鄙視的窮人。



作者

ALBERTO MAGGI (中文名：唐安德)，瑪麗亞忠僕會會士，曾就讀(羅馬)宗座神學院 “瑪利亞”及“額我略”神學系、聖耶路撒冷 “法蘭西高等考古學與文獻學”。現任Montefano “G.Vannucci” (www.studibiblici.it) 聖經研究中心主任，並與“岩石”雜誌合作，著作頗豐，他在聖經領域的科學研究通過文字、廣播、講座在義大利及國外受到了熱烈歡迎。他由城堡出版社出版了《神父的事情》、《窮人之父》2. 瑪竇福音中的《我們的天父》(2007)；《異教徒的聖母》。《瑪利亞與納匝肋》，《耶穌與白冷城》。《瑪律谷福音中的撒旦與魔鬼》(2000)，《瑪律大的蔥》。《福音概述》(2007⁴)，《石頭的比喻》(2007)，《如何閱讀福音(而不失去信仰)》(2008⁶)，《猶太人耶穌(母親一邊)》(2007²)。與其他作者合著了：從碎瓦片開始(2001)，愛的恐懼(2002)，《天主是否拒絕宗教?》(2005)，**戩實人的轉變》(2006)**，《愛情的回憶》(Paoline)等作品。